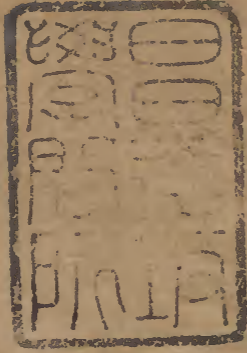


南華經三注大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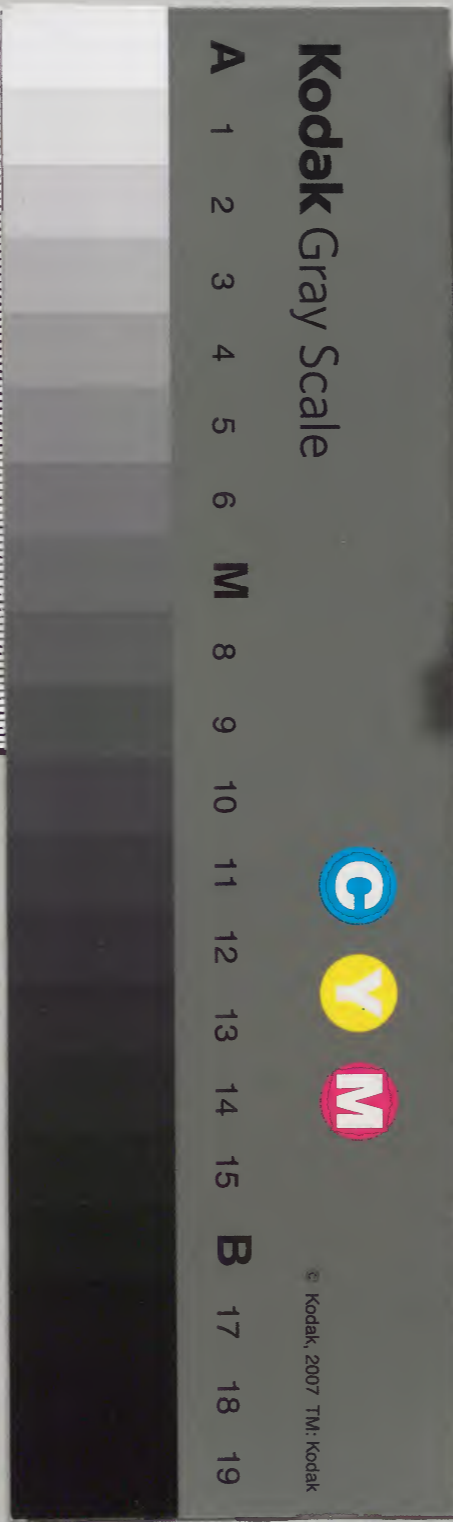
十二



漢書門			
一〇〇七	七	六	類
一	三	函	號
一	二	架	冊

內閣文庫			
三	一	函	冊
二	二	架	冊
一〇〇七	七	六	類
一	三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076
冊數	12 (7)
函號	311 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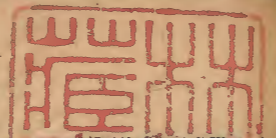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新鐫南華真經三註大全卷之十

繕性一節

外篇繕性第十六

淺草文庫



郭註 已治性於倍矣而欲以倍

李煥性余之本所

以求者愈非其道

也已亂其心于俗

而方復後思以求

明思之愈精失之

愈遠若夫發蒙者

又為倍去欲而後

然焉恬靜而後知

不蕩知不蕩而後

性不失也夫无以

知為而任其自知

則雖知周万物而

林孺齋云此篇亦是一片文字迥迥說下以恬

養知是其主意說到世道交喪聖人之德隱遂

將隱字生下許多意思與孟子所性分定大行

不加窮居不損意同議論盍醇無疵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

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

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

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

增補南華經卷之三
恬然自得也知而非為則无害於恬恬而自為則无傷於知二者交相養則和理之分豈出他哉和故无不得道故无不理无不

容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无不理者非為義也而義功著焉若夫蒙明而不由忠則物愈疏仁又發中而还任本懷則志得矣志得矣其迹則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自然之節文者其迹則禮也以一

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万方失矣各正性命而自蒙已德則不以坎冒彼也若以以冒彼安得不失其性哉

呂註 繕性於倍其惠常在益生而失其初而又倍幸以求復之則滋遠矣滑歎於倍其惠常在趣舍以雜其明而又思以求致之則滋昏矣恬者安之而不知其然以是而養知非思以求致其明也生而无以知為而

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而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林庸齋云 繕性治性也繕性以俗學說當時儒墨之言性也初自然之理性也滑汨沒也滑歎於倍以利歆滑沒於世倍之中也明虛明之理也以倍學治性而求復其理性之初滑于利歆而思歆致虛明之地此至愚而無知者也蔽蒙之民以此名倍學之愚者也文字起語最難如此喝起三句方說古之治道者真是好文字東坡言因讀莊子而悟作文之法履之而後知也恬靜定也定能生慧故曰以恬養知知吾有生之初本來無物何以知為如此而后能靜定故曰以知養恬二者交相養而後得其自然之性

理順也和理猶曰和順也靜定而得其本然和順之性故曰和理出於性性字即自然字恬養知知養恬以六字最妙釋氏有曰戒生定定生慧却未說慧能生定也如此等處當仔細讀道德即是和順故曰德和也道理也無不容即無

不用則異乎安之
而不知其然以是
而養恬非倍李以
求復其初也易之
神明老氏之恍惚
莊子之恬知其實
一也古之治道者
未有不以是交相
養而能至者也恬
之失在昧則死以
祭其照曠知之失
在微則無以復乎
混冥二者交相養
而和理出其性非
自外至也通於天
地者德則和也
行於万物者道也
則理也德之体和
而其用无不容則
為仁道之体理而
其用無不理則為
蒙明而物不得
不親忠也中徒實
而非偽樂之所由
生信則有諸中形
諸外而為文禮也
禮者忠信之薄而
亂之首也夫万物
各正性命則自蒙
已德矣所謂德矣
以冒彼為執禮樂
偏行則道德滋遠
而不能無冒則
物又失其性而天
下之所以亂也

不愛也無不理即各得其宜也蒙明于中而後
能與物親便是盡已之謂忠也情發見者也以
中心之真純而見于外以其發見者而反求之
中心即是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故曰中純
實而反乎情樂也信其容體之所行而有自然
之節文即是動容周旋皆中禮也故曰信行容
體而順乎文禮也信任也信行猶安行也外求
禮樂而不知其本故曰偏行猶言只見得一半
也蒙晦也德積于已不自眩露而波物自正故
曰波正而蒙已德波正即物正也不冒者言我
非以德加諸人也德不自晦而求以加諸人則
失其自然者矣故曰冒則物必失其性以善服
天下不若以善養天下便謂此意

汨亂也性非學不明而倍學不可以治性明非
思不致而倍思不可以求明凡為坎者謂之蒙
言言倍學障性倍思亂明凡為坎者謂之蒙
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字即本初之元性也
性求明之要訣認取知字即本初之元性也
者謂之良知氏謂之覺性道蒙謂之元性也
以恬養之而不可以倍學障之倍思亂之恬者
無為自然之蒙蓋能以恬學障之倍思亂之恬者
然生慧日用之間本體莹然莫非真性之發越
為生即周子所謂神已不是性故生而無以知
齟其光而弗耀也又謂之知者常自恬用知
則不能恬無以知為恬者常自恬用知
時知在恬即知之時恬在知故曰知與恬交相

古之人節

節註 有知無所用 之任其自然

而已物皆自然故 至一也夫德所以 下衰者由聖人不 繼世在上者不能 死為而美死為之 迹故致斯弊也順 而不一言世已失 一惑不可解故釋 而不推順之而已 安而不順安之於 其所安而已聖人 無心任世之自成 成之淳薄皆非全 也聖能任世之自 得耳豈能使世得 聖哉故皇王之迹 身世俱廷而聖人 之道未始不全也 善者過於達之稱 故有善而道不全 行者適性而行之 故行立而德不夷

養而和理出其性即德也理即道也德而無 所不容於是有仁之名道而無所不理於是 有 蒙之名蒙明而物親則各盡乃心而忠之名所 由立矣中心純實而及其情以歸於性則樂之 名所由立矣信容體之所行而順其自然之節 文則禮之名所由立矣此者自和理中出如 木之有根華實並敷而不泯謂之偏行若禮樂 而偏行則人皆逐末忘本紐于倍率之支離而 天下於是乎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則不冒以 句難解蒙晦其明也冒蓋覆之象正如各正性 命之正言德乃人人之所同具以恬養之則各 正各足蒙已德正以恬養之也如是則我無加 人之德無蓋世之善天下誰不正者誰我正者 我與天下皆相忘于無為自然之天以大道為 公之世也故物不失其性天語如是滅度無量 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亦蒙德不 冒之 蒙也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 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 不傷群生不天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 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遠德下衰 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德又 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 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凜 醇散朴離道以善陰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 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 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 惑亂無以及其性情而復其初

去性而後心言以
心自後則性去也
心丹心識言波我
之心競為先識則
無復任性也知而
不足以定天下言
忘知任性斯乃定
也文博者心質之
飾初謂性余之本
也

呂註

所謂處混芒
而淨澹漠者

即燧人羲黃至一
之妙處而諸聖人
者混芒澹漠之粗
迹也自其妙處現
之以道莅天下而
使民死知死欲謂
之至一亦其宜也
自其粗迹現之均
於為天下而其德
不免于下衰而不
至于至一也故為
道者常絕聖棄知
復歸於無物而世
之孝聖人之言身
其迹者不知吾身
有所謂鼓萬物而
不與聖人同憂之
處則聞其言而謗
疑咲訝不足怪也
自燧人至唐虞則
治化之流澹澹散
朴時有厚薄不同
所謂大道廢有仁
義知慧出有大偽
也夫道无不善有

林庸齋云

混芒之中即晦藏不自露之意淡然而

漠然上下不相求之意舉世皆純全而於道無
所欠缺故曰至一莫之為者言無所容力也鬼
神不擾山川鬼神莫不寧也四時得節天地節
而四時成也三個下衰其文自奇知有理之可
順則其純一者已離矣故曰順而不一人各以
理為安則知有已知有已則離於道矣故曰安
而不順作意於為天下而興其教化則非無為
自然者故曰澹醇散朴澹離也有善之名則遠
於道矣有行之可見則德不易自然矣故曰
離道以善險德以行險不平易也去其自然之
性而從其有為之心故曰去性而從于心我以
有心為彼以有心應故曰心與心識識相識察
也似此心字皆機心也文者文華也博者多物
之多也禮樂廢事備也用其知不足又附益之
以禮樂故曰知而不足以定天下附之以文益
之以博博繁多而寡要也用心於此則猶陷溺
也○陸方壺云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
時天地自位萬位自育上恬下熈皆莫之為而
常自然燧人以下皆不以恬養知而有以知為
者以故品為德衰順而不順不一已失其性矣
狃順也再衰則安而不順不順是以有坂泉豚

所謂善則不合矣
德無所行有所謂
行則不夷矣仁則
善之長蒙所以行
之也道德性而已
仁蒙則性之發乎
心也离道陰德是
夫性而從心矣化
而歎作吾將鎮之
以无名之朴今以
心定天下之心則
心身心識知而不
足以定天下故附
以文而滅質益以
博而溺心文則禮
樂博則孝順則性
也禮樂行而天下
亂求所以復初致
明仲可得也

由是一節

道以不貴故
能存世然世

存則貴之貴之道
斯喪矣道不能使
世不貴而世亦不
能不貴於道故交
相喪也若不貴乃
交相與也今所以
不隱由其有情以
與也仰由而與由
无貴也隱故不自
隱者若自隱而用
物則世道交相與
矣仰隱之有執莫
知反一以息迹而
迹愈失一斯大謬

鹿之師淥與澆同險德如孔子所謂危行去性
從心道心微而人心危也心與心識者從心起
識日以心聞也知不足以定天下而又益之以
文博文則滅質博則溺心於是乎始有便行之
禮樂爭逐于末而忘其本是以民始惑亂無以
及其性而復其初蓋至是而世與道交相喪矣
故下文遂承
矣說去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
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
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
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
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
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
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
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
道也

林鬻齋云道與世交相喪言兩不相入也既不

相入則有道之人何能作興世俗之聞見世俗
之人又何由而知道舉世皆不知道則聖人雖
在目前亦不知矣非聖人自隱也人不知之非
求隱而自隱矣故曰隱故不自隱言其所以隱
者非聖人故意自隱也在目前而人不識之也
以五字下得亦奇以下又拈起隱上來說隱士

矣雖復起身以明之開言以出之顯知以發之仰由而交與貳祗所以交喪也時命大行坎澹漠之時也反一無迹謂反任物性而物性自一故无迹時命大旁以不能澹漠之時也雖有事之世而聖人未始不澹漠故深根寧極而待其自為耳以道之所以不喪也未有身存而世不與者也

古之一節

不以知窮天下已不以知窮天下以知窮德守其自得而已危然於正貌道不小行遊於坦途德不小識塊然大通自得其志獨夷其心而無哀樂之情斯樂之全者也無以益其樂者全其內而足也來不可圍去不可止在外物耳得失之非我也然自若不寄之在身曠然自得不知窮之在已波此謂軒

非欲伏身閉言藏知時不可也藏知邦無道則愚也時命大謬言與時命大相戾也謬戾也反一無迹者言成功而不有也道雖可行而付物於無心在我者一而已矣故曰反一根極即自本自根也極止也深根猶曰退藏于密也寧極猶曰安汝止也存我以待時故曰深根寧極而待存身即存我也陸方壺云道喪故道之人不能與乎世世喪故世亦無以興乎道是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而如坎交喪之世道德則既隱矣隱世隱之也聖人不自隱也不自隱正欲以與乎世以下又承上文而論真隱蓋醇正無疵反一無迹恬淡自然不見有為之迹也

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

曠然自得不知窮之在已波此謂軒

卷之十一 外篇 齊俗

七

冕身窮約也無憂而已言無所懼之喜也寧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斯以外易內也盈外而虧內其置倒矣

呂註

存身則靜而已行身非徒

靜又應變而不害乎靜可也忘言而知無不知去知而德無不備危然處其所則不待避世高物而世物无足以累之此行身之道也道不小行德不小識則不以損

繕性篇總論

褚註

是篇主意謂人無超逸絕

塵之見而奇徇世緣漸失其本皆繕性清欲於倍者也雖未為顯惡而妨

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知去

音御

林慮齋云

因存身字又說個行身存不用之時也行用之時也不以辯識知有所知見不飾以文辭也不以知窮天下有餘不敢盡也不以知窮德雖用知而不失其自然之性也危然處其所所立者高也而反其性已即所謂反一無迹也無為者道之大也有為則為小行小行則害道矣不識不知者德之大也有所識知則為小識小識則喪德矣正已而物自正初不求於正物故曰正已而已矣以此為樂則所樂者全矣其快意者在此不在外物也得志猶快意也以此二字生下一段文法也足於內者無求于外故曰無以益其樂便是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性命天爵也軒冕外物也適然而來故曰儻來去留在彼而不在我故曰寄此三字下得奇絕知其去來之不可必故達亦不肆窮亦不屈故曰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倍趨俗者屈已以趨時也彼道也其樂道與他人樂軒冕同故曰樂彼與此同樂者在我則無時

道為甚夫益之以
外李亂之以妄思
而致復初致明是
侯遠却而比其轅
也真人又慮孝者
憚其空无耿莽无
所致力設為恬知
交養之論使人易
入焉夫人處世間
酬机應變不能忘
知之用則害恬要
在審酌其宜處之
以道事來則知見
事去則恬存久矣
調熟二者俱化精
神竟融融為至和
符至命於希夷歸
道德之根本由是
而充之身一世之
人如混茫而得淡
漠雖有知而无所
用則其為化也傳
矣李伊政失淳和
倍趨浮薄高道陰
德滅質溺心至于
世道交喪而不可
復也然後有山林
之聖人深根寧極
以期旦暮之遇存
身所以存道也寄
之去來无容休戚
于其間尚伊以知
办為而其樂全志
得有超乎軒冕之
榮者人患不知求
耳以聖矣處晦以
自全之道也

魯甫百華經三主

而能憂樂者在物則物去而樂亦去矣其樂既
有去來則非真樂矣故曰雖樂未嘗不荒也倒
置者言不知本末也已與性本也物與倍末也
重末而失其本故曰倒置之民此篇亦是片

文字最要看他結上生下起下接上處

身者以辨飾知于天下也
故不以辨飾知于天下也
而反其性反性即反一也
也無為者道也
識則不知者德也
數段通說下亦見文字相生之妙
倘來遠然
去不可也
在彼在此無有加損與寄未則樂寄去則不樂
若此樂之恬淡哉世人不知所性之分定而唯
倘來者之是慕未免喪已於物失性于倍謂之
倒置之民物倒置則全不知本末輕重矣

外篇秋水第十七

林慮齋云秋水篇論大不大論小不小說在人

又不在人文字闔闢變化如生龍活虎中間明
理達權四字是此老實在學問究竟反真亦只
是个自然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余無以得殉
名語意醇正下段畏匡却楚訊惠皆發此意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

魯甫百華經三主

秋水篇總論

集註 是篇以秋水
余題設河伯

海問答喻大小精粗之理明道物功
趣之現各本自然
無貴無賤成敗得
失時濇然耳反覆
辯難卒歸於無以
人滅天無以故滅
命則求之性分之
內而足是謂及其
真非言論意察所
可及也次論夔該
蛇風之相矜喻人
以才知長短為愧
術而弗悟天機之
不可易小不勝之
為大勝也信明以
理則物各足其分
何所矜於無所矜
則无所慕故企羨
之情息分別之意
消斯為要極也故
孔子遊匡而臨難
不惧知命由造物
非匡人所洋制也
若為橫逆沮辰伊
以見聖人之勇井
畫海濇即前河伯
海若之羨而歸於
達理明推物莫能
害謂世倍沉濁所
見隘陋雖知有聖
賢在前強欲企羨
徒餘子季行反失
故步益以所短而

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
之美為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
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
洋向若而嘆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
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
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
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
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
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
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
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
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
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
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
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
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
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
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
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
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

有句在...

...

...

希所長越分而求
非徒无益也至論
神龜寧洩尾于途
中鵝雖豈留情於
腐鼠皆嘆時之滌
薄傷道之不行也
終以莊惠濠梁之
論言物我之性本
同以形間而不相
知耳會之以性則
其樂彼身以同即
人之所安而知魚
之樂固无足怪而
競言辨之未忘性
命之本者斯為可
怪矣以語非獨針
惠子之膏肓亦所
以徹世之孝一先
生之言而後來自
悅者无異河伯之
自多於水也故以
結以篇之旨云

秋水一節

呂註

秋水時至百
川灌河則率
自外至而未達乎
大道之譬涇流兩
涘不辨牛馬則為
道而不出乎兩旁
中央而未至乎无
所不見也順流至
于北海言循理而
求則又得其所歸
旋面望洋向若回
望大道遂无窮之
遊也拘于墟則小

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
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
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
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
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林慮齋云涇濁也黃河之水驟至而濁拍滿兩
岸故曰涇流之大兩岸非涇渭之涇也渚涯河

中洲者也渚涯兩字一般輕重若以涯訓際則
間字下不得不辯牛馬遠而見不明也不見水
端不知水之自來也洋海中也若海神名也世
間道理千般萬般只聞其百自以為多聞道百

三字想古有此語意在夫子與伯夷故借河海
以言之大方大道也拘於虛者言局於其所居
也篤於時者言所知止一時也即蟪蛄不知春
秋之類知爾醜者言知自愧也尾閭沃焦也出
山海經言海水至此隨沃隨乾以海比之天地
但見其小豈知其大禪家所謂任大也須從地
起更高猶自有天來便是此意罍空小穴也蜂
窠之類人卒人衆也在萬物之中只為一物
之數此合太虛之間凡有名可名者論之也其

大之所限篤于時則久近之所專束于教則方術之所制所以天下不得消遙者以出出涯涘而視大海則脫其拘限而與于大方之規故可以語大理也百川歸之不盈則益之不盈則益尾閭泄之不虛則損之不加損非久近所專非大小所限也水之絕於道也計四海在天人間中國在海內人卒在万物若亡若存如此其微而五帝三王仁人任

○河伯一節

物量无窮言物各有量

也時無止言成身生皆時行也分死常言得身失皆分也終始无故日新也不寡不多言各自足而無餘也知

增補南華經三言

在九州之內又只是一件此合草木鳥獸論之也此兩句發得壺妙樂軒云乾坤雖大人身小拳石空中作勝游便是此意世界之小如此五帝三王萬聖千賢所知所能不出其內似此說話固是曠遠發得亦自有理伯夷辭之以為名夫子語之以為博此語從前誰道得任士言治世之士也○郭子玄云不辯牛馬言其廣也吾自大則理分有素跋尚之情無為乎其間也物之所生而安者每各有壺以其知分故可與言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詞氣者有似乎海懸于以明小者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收禮大者快然謂小者為無餘質小者鬼然謂大者為至是以上下奔馳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正之者莫若先壺其差而因之所謂所謂大者至是也故天地無以過乎矣然後惑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道遙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所以發德音也若夫觀大而不安其小視少而自以為多將奔馳于勝負之境而助天民之矜夸豈達乎莊生之旨哉小大之辨各有階級不可相歧故三王五帝仁人任士之所為不出乎一域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小大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無辨也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曩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

量无穷者攬而規之知遠近大小之物各有量也歸明也今故狹古今也

知時無止者証明古今知變化之不止於成生故不以長而挹閏短故為政也齊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常於淨也故能忘其憂喜矣明乎坦途言死者日新之正道明終始之日新則知故之不可執而晉矣是以涉新而不愕舍故而

一也所知各有其生時各有年莫若安於所受之分而已以小求大埋終不得各安其分則大小俱足矣若秋毫末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為弃物天地不見大於秋毫則顯其形象緣自足耳將俾以知細之定細大之定大也

呂註首非小大豈有定体今夫

天地吾以為至大盡吾知之所知而莫淨其則吾所

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禰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林虛齋云這一轉話又好前言其大於此又言無小無大即所謂天下莫大於絳毫之末而太

山為小也物量無窮言物不可得而量度也時無止言寒暑晝夜相尋無已也分無常言有無得失人之分劑或先或後初無定也終始無故言無終無始無新無故也是故大知者謂有大智之人而後有下面四知也觀遠猶近故不以小大為多寡而後知量之無窮也證歸考明也今故今古也明於今古之為一故迎而未至者雖遠而不憂掇而可取者雖易而不跂待之而後知時之無定止也盈得也虛失也盈虛消長與時偕行不以此為喜愠而後知分劑之無常

謂大者豈真大所
謂小者豈真小耶
小不為寡大不為
多以知量之無窮
也我以鄉為鄉今
為今未及言而今
已為鄉則所謂鄉
身今者豈有止息
哉證夫鄉今之皆
故則遙而不悶撥
而不跋以知時之
死止也吾安能醫
待百年之王則
搖而悶者也彭祖
以久特聞中人匹
之則撥而跋者也
日中則昃月滿則
虧察乎盈虛則得
而不喜夫而不憂
始之有終有終又
有始坦途要終而
明乎坦途故生而
不悅死而不補以
知終始之不可故
也則物之所謂時
分終始豈真知也
哉知而非真知則
所知固不若其所
不知也生而有知
未生則無知則其
生之時固不若其
未生之時也知至
小也無窮至大也
以至小而求至大
之域是以迷亂而
不自得也

曾子問至三主

也明乎坦途循曰識乎正道也由乎正道而死
生聽其自然即壽夭不貳修身以俟之意明乎
此則知終亦猶始不可以終為故也此便是原
始要終之說人之所知者人也其所不知者天
也且如既生之後我則知之未生之前我何由
知之即禪家所謂父母未生以前道一句子至
小我也至大天也以至小欲窮至大之天宜
乎迷亂而不樂此數句若在禪家便是一大公
案也莊子即等閑說了自是故大知而下是解
上面數句其辭伸縮長短齊而不齊此文法也

倪端也域方所也語其小而無端窮其大而無
所故曰伊以定至細之倪伊以窮至大之域
方壺云如上說到至小地位更無進步看他轉
身交換固是文字之妙然皆是他廣大胃中流
出常人說小便自萎蕪無擺劃處即為曲士不
解莊子所說羨故河伯欲大天地而小毫末
箇見識便自茫然海若為說一段道理夫物量
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量謂局量之大
小時謂所值之先後分謂塊生之得失終始謂
故生者存亡之變故言物皆無一定而各各自足
故知者觀於遠近而知量之無窮証于古今而
知時之無止察乎盈虛而知分之無窮証于坦
途而知終始之無故伊以故觀遠近者以身之
所在而觀之身在此則此者近而彼者遠矣身
在彼則近又不得為之近也如是則遠之未始
不為近而近亦未始不為遠以譬大小亦是一
樣大亦伊足多而小亦伊足寡乎故以是而知
量之無窮証古今者亦以身見在而証之蓋身

曾子問至三主

褚註

人能知物量

又伊終始大小多寡之有考明今故之不停則坎理可見謂誰移之速不悶无厭其所生也

世之一節

高註

自之所見有窮也故於大有所不

明直是目之所不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埽大之殷

卷之十一

十四

連耳精者大皆非無也庸詎知无形而不可圍者哉大小異故所便不同若无形而不可圍則無以異便之勢也有精粗矣故不淨无形唯无而已則仰精粗之有夫言所意者無也故求之言意之表而入於无言无意之域而後至焉大人者无意而任天行也卒足而投吉地豈出害人之途哉无害而不自多其應理而動而理自无害不賤門隸者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耳非由賤之故措之斯賤也貨財弗爭各使分定也不多辭讓遠中而已事不借人各使自任也不多力足而已不賤貪汚理自无欲也行殊乎借已独無可無不可所以并借殊也不多辭異任理而自殊也為任送眾不賤佞諂言送眾之所為而自然正直也爵祿不足功祿耻不足辱

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息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汚行殊乎借不多辟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耻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

（埤音）

林肅齋云此一轉又好至精者無形細也不曰至小而曰至精皆是文之活處信情者謂信乎此語之實耶自細視大者不盡管中規天之類也自大視細者不明鵬鳥下視野馬塵埃之類也小之微者曰精言小而又小者也大之盛者曰埤言大而又大者也殷盛也異便異宜也就小大上又生出此兩句也是精絕無形之小不可以數分曰毛曰笏亦不可也不可圍之大不

外事不係于心也
知是非細大之不
可分故分同也任
物而物性自通是
則功名歸物矣故
道人不聞得者生
於失者也物各無
失則得名去故至
德不待大人任物
而已故无已約分
之至者約之以至
其分故真也夫唯
壺乎无形而不可
圖者為漿

呂註

自細視大者
直不盡耳非不可

而不自大視細者
非无形也夫精粗
者形於有形无形
者數不能分不可
以言論者物之粗
精道則超乎言意
不期精粗焉故大
人之行不出乎害
人性自然也不多
仁恩非有為也門
隸則以利為事辭
讓則不爭食乎力
則不借人貪汚則
反是辟異則以殊
倍為異佞諂則從
君親而非從眾也
凡以皆出於自然

增補兩經三注

可以數盡曰稊曰兆亦不可也物無精粗皆局
於形故可以言論可以意推若小者大者皆無
形則言不可論意不可盡既曰無形則不可以
精粗言矣故曰不期精粗焉察致者察其盡致
也雖不害物而亦不以愛物為能故曰不出乎
害人不多仁恩門隸賤役而求利者也如曰雖
執鞭之事吾亦為之我雖不求利而亦不以賤
役而求利者為非故曰動不為利不賤門隸纒
有賤役貴已之念則有迹矣我不爭貨財而亦
不以辭讓為能故曰貨財不爭不多辭讓以辭
讓自多則近名矣事事皆自為之而無所資于
人然亦不盡用其力以自食故曰事焉不借人
不多食乎力言有餘不敢盡也貪汙之人亦不
鄙賤之爾為爾我為我也故曰不賤貪汙其行
實異乎人而不自為崖異故曰行殊乎倍不多
辟異也辟僻也辟異崖異也為在從眾和光同
塵也不賤佞諂由由然與處焉能免我之意也
不賤不鄙惡之也若此等人無分是非混同細
大此則道人也至德也大人也不聞無名也不
得無得無喪也約分者言會至理於至約而盡

增補兩經三注

增補兩經三注

足以為功懲矣夫
豈知是非之為分
細大之為倪哉人
能均分之至：於
無所分以道人所
以不聞至德所以
不得而大人所以
无已也

陳註 大人之於天
下忘物以心

志心以道不出乎
害人疑多仁恩也
而不多仁恩貨財
不爭疑多辭讓也
而不多辭讓事不
借人食不浮力疑
賤貪污也而不賤
貪污行陳乎苦疑
多辭讓也而不多
辭讓不賤門隸以
自貴不賤貪污以
自潔不賤伎諂以
自直如是則爵祿
戮耻无所櫻其內
是非大細无足辨
乎外則凡精粗之
在夫言論意致者
亦奚容心哉故聞
非聞彼得無得至
於無已則吾喪我
矣高安有物哉非
約之以分而至其
至者不足以分以

○若物一節

部註 物无貴賤各
自足也自貴

增有句在經三主

已分之事也聞曰我聞於古有此語也約分即

盡已也但如此換字耳○陸方壺云此一轉又

重重入細說向道理上去蓋至精無形至大不

可圍河伯便以此為大小之至故有此問信不

乎言有是實理乎否也圍不自大視細者不盡

惟不盡是故謂其不可圍自大視細者不明惟

不明是故謂其無形由是觀之大小之勢異便

有若然耳然論精粗而數有所不能分耳曰不

非無形也但小之微而論也數有所不能分耳曰不

能分矣若夫不可以言論而可以言論而不可以

之精矣若夫不可以言論而可以言論而不可以

矣猶未也若夫不可以言論而可以言論而不可以

則不期精粗也庸末章論不顯之德同旨上言至道

矣以與中庸末章論不顯之德同旨上言至道

心虛靜恬淡無欲厭無取舍故其行也雖不害

人而亦不以仁恩自多其動也雖不害

亦不以辭讓為多雖不吝人以奉事矣而亦不

如上文所貴且人有貪汙之行亦不為多為在從眾則

多有不為之勤也世亦知之不能為之辱也如以老

分是非之難也世亦知之不能為之辱也如以老

子所謂得者同於得失者同於得失不可得而與此同

不可得而與此同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

惡至而倪大小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

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

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

而相賤以區之者
 乃道之所錯綜而
 齊之者也貴賤不
 在已斯所謂倒置
 也斯大者足也斯
 小者无餘也故因
 其性足以名大則
 毫末立山不泯異
 其名因其无餘以
 稱小則天地稊米
 無所殊其稱若夫
 現差而不由斯道
 則差數相加幾微
 相傾不可勝察也
 天下莫不相身為
 彼我而彼我皆欲
 自為斯東西之相
 反也然彼我相身
 當相為而後亡則
 當寒故彼之自為
 濟我之功弘矣斯
 相反而不可以相
 無者也故曰其自
 為而无其功則天
 下之功莫不皆无
 矣因其不可相无
 而有其功則天下
 之功莫不皆有矣
 若乃忘其自為之
 功而思夫相為之
 惠之之愈動而偽
 薄滋甚天下失業
 而情性瀾漫矣故
 其功分无時可定
 也物皆自然故无
 不然物皆相非故
 无不非無不非則

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
 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
 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立山也則差數
 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
 不有因其所無而无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
 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
 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
 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
 而相非則趣探觀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
 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成由此觀之
 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
 也

林慮齋云前言不賤門隸不賤貪汙所以換此

一轉又添箇貴賤與細大同說若物之外內者
 合物之內外而論之也至盍也惡至何者為盍
 也貴賤小大求其端倪於何而盍盡其理以物
 觀之自貴而相賤雞壘豨苓時乎為帝也在我
 則不見在彼則知之百骸九竅眩而存焉其逝
 相為君臣乎亦此意也此一句下得最好貴賤
 不在已即軒冕儻來寄之意也差等差也天地

無然矣無不然則
無非矣無然先非
者堯也然堯有非
者桀也然桀二君
各受天素不能相
為故因堯桀以觀
天下之趣操其不
能相為也可見矣
應天順人而受天
下者其迹則爭讓
之迹也尋其迹者
失其所以迹矣故
絕滅也

呂註

以道觀物安
有貴賤以物
觀之自貴而相賤

而道非物也以倍
物身倍則非貴賤
也因其所大而大
之因其所小而小
之知天地差於太
虛而至於為稷米
毫才差於无形而
至於為丘山則所
謂差者其數觀矣
而道非差則非小
大也因其所有而
有有東又有西因
其所無而無東
則無西知東西之
相反而不可相无
則所謂功者其分
定矣而道非功則
非有无也因其所
然而然所非而非

只此稷米毫末可敵太山則其差等之數不足
言蓋可見矣功分功劳分限也各任一職以為
功故曰功分農工商賈隨分以致其力而世間
少一件不得亦猶東西南北雖相反而不可以
相無也趣操者趨向志操也以堯為是以桀為
非固趣操之當熒熒以不有廢者君何以興觀
之則趣操之不可定可見矣因其大小因其有
無因其然非即齊物因是之志把堯舜與之會
湯武與白公相形而言此皆憤時之激論中間

多有此類但觀其文勢可也○陸方壺云上言
賤如孟子河伯因問物之內外大小者為小
人養其大者為大人自是一種道理不知何以
於無分別中至有分別故曰惡至而倪貴賤云
云倪緒之兩頭者蓋取以為分別之義此箇分
別俱屬心識寢鑿渾沌大非所宜以故論大道
者去之海若答言以道觀之物本無貴無賤
以物自觀過為分別故自貴而相賤以倍觀之
其賤之如是則貴賤未始有定也又以其小之
能賤之如是則貴賤未始有定也又以其小之
等而我小之則更其大矣此處最好體貼人情如人
說其人的好文字我隨眾喜他則見他隨眾惡他則
皆是好的又事如人說其不好則見他隨眾惡他則
見他件件事皆是不好的不知他的等第原
是沒則量的若我不好則他隨眾惡他則
地之大我言宇宙在手造化則雖毫末之微
為稷米乎不因人之小而生身則雖毫末之微
我言芥子可納須彌則毫末將不為丘山乎知
是則物之大小亦未有定也而差數觀矣然則

知堯桀之出于自
是而交相非則所
謂道非趨則非是
非也若然則為道
者而志而休乎天
均惡用而倪貴賤
小大執以堯舜之
讓為是則之公以
絕以湯武之爭為
是則白公以滅爭
讓之禮堯桀之行
貴賤有時未可以
為常也

梁麗一節

就其殊而任
之則萬物莫
不當也夫天地之
理萬物之情以得
我為是失我為非
得性也治失和為
非性也失和為非
性也若以我之所
是則彼不得非以
知我而不見彼者
耳故以道觀者於
是非無當也付之
天均恣之兩行則

伊至而倪貴賤伊至而倪小大乎分明是不可
得而分也推之而至於有無之稱是非之辯亦
復如是以其功觀之因其所有而無之則萬物莫
不有也無也又未始有定也彼果有也即此果無
也耶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相無則有無之功
分定矣何者東者西家之東而未必西之果為
東也西者東家之西而未必西之果為西也使
舍東而言西則西亦不成西矣舍西而言東則
東亦不成東矣故曰相反而不可相無如對
無而稱有以有而形無然後有無之名始立若
缺其一則伊所據而稱有又伊所據而稱無若
故有無功分之不定即此可與知矣然曰定者
決其無功分之不定也又以此人之趣向觀之因
其而焚之則萬物莫不焚因其所非而焚之則
萬物莫不非而相非則人之趣操觀矣蓋正人
指和人為非邪人為非邪亦指正人為邪但趣操不
同而分是非凡此皆於不分之中妄有分別彼
以目濼也又欲知是非之不可分而細大
不可為倪乎又設貴賤無常之喻以明貴賤之
不可為倪言讓美德也而在堯舜則為貴而在湯
則為賤矣爭賤名也而在堯舜則為賤而在湯武
則為貴矣如是則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
時不可定以為常也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室穴言殊器也。騏驎驪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狴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立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

魯南齊經三注

卷之十一 齊大

十一

殊異類同鳥皆淨也天地陰陽對生也是非治亂互有也將奚去哉借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大世或小之故順物之迹不待不殊斯五帝三王之所以不同也

焦註

殊器之異用殊技之異能

殊性之異便不可以槩論也若師治而無亂歸陰而無陽非明乎天地万物之理者也禪繼已不又多言也後使言之僅論其迹耳又惡知貴賤小大之所逆出哉欲知貴賤小大之所逆出者當於未始有物之先求之

然則一節

郭註

反衍者貴賤之道反映相尋也自拘執則不

曾甫有經三注

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乎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林庸齋云

梁屋梁也麗音禮屋棟也大小各有

所用故曰殊器騏驥騂騮狸狌各有所能故曰殊技鳴鶴訓狐也梟也夜則眼明見日則暗性不同也是非治亂不能相無亦人世之所况有者故以殊器殊技殊性者而喻之天地陰陽亦喻其不可相無也篡夫義徒即是堯桀之論陸

方壺云又即物理而論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物有殊技物有殊性大有所能小有所拙用於此者或廢於彼俾至而倪貴賤俾至而分大小猶之天下無常是之理然於此而或非於彼古今無常治之世理於前而或亂於後若也師其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地而無陽其不可行也明矣然則倪貴賤分大小師而無方賤時也當其時則貴失其時則賤即帝王之禪繼而觀為莽為懿亦禪繼耳豈知一差其時貴之乎默則人以為篡夫目之亦取於禪繼而之為一家乎蓋一門一惡知貴賤之為一門小大內意中生言外立言重重賤賤如國師為奕陣勢布列而精神血脉未貫串始學之流急難着眼則此老之意幾不明于千古矣融曲暢則此老之意幾不明于千古矣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

卷之十一

十一

夷于道隨其分故
 所施无常存道參
 差者不能隨變則
 不齊於道无私德
 者公當而已无私
 福者天下之所同
 求也无畛域者汎
 汎然无所不在也
 汎汎然其孰承翼
 言奄御群生反之
 分内而平往者也
 豈扶疎而承翼哉
 唯其无方故能以
 萬物為方而長短
 皆足生歿者无分
 之變耳非終始也
 不恃其成、无常
 矣也不位乎形者
 舉者歿者之令去
 而不能也時不可
 止者歿止之使停
 又不可也盈虛終
 始者變化日新未
 嘗守故也若驟若
 馳但當就用无不
 變移不可執而守
 也若有為不為於
 其間則敗其自化
 矣

舍吾終柰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
 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
 謂謙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
 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
 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無懷
 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
 長道無終始物有歿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
 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
 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
 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
 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反差

反宜

林慮齋云這一問又好言既無貴賤既無是非

則我之辭受取舍將何所從衍寬裕也反反而
 求之也以道觀之而無貴賤則反求於吾身自
 綽綽寬裕故曰反衍若以貴賤是非自為拘束
 則與道相遠矣故曰無拘而志與道大蹇蹇遠
 礙也施則有多有少謙去其施則無多無少故
 曰謙施若執一而行拘於多少之施則與道參
 差矣故曰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國之有君祭之

呂註

李者平日係
 於有物一聞
 道无貴賤則於為
 不為辭受取舍之
 際莫知所從固其
 宜也所謂貴賤者
 是物之反衍而已

非道也反則有往
 反為貴往為賤行
 則有耗行為貴耗
 為賤則當放志而
 無拘、而志則身
 道大塞而不通矣
 所謂少多者物之
 謝施而已非道也
 謝則有榮謝為少
 榮為多施則有歛
 施為多歛為少當
 兩行而無一、而
 行則身道參差而
 不當矣无私德則
 於所君之人無所
 獨賴无拘而志之
 謂也無私福則於
 所祭之人无所獨
 也其所瞻望謂
 通而不大塞之謂
 也其孰承翼是謂
 无方萬物一齊與
 道當而不參差也
 特其成則不知終
 始之不可故位乎
 形則不察乎盈虛
 而不知分之无當
 也年不可卒故遙
 而不問時不可止
 故撥而不改消息
 盈虛終則有始則
 天行而已是所以
 語大道之方論万
 物之理也奈何係
 心於辭受取舍之
 際哉若驟若馳言
 变化密移則何係

有社皆諭此心以道為主也而無所用其私故
 曰無私德無私福此心廣大如四方之外無所
 壺窮則無私畦町矣故曰無所畛域三句三箇
 其字下得自別萬物於我是無懷也而無所私
 愛故曰其孰承承翼拱扶之也此二字形容私愛
 之意無方即無心也我既無心則物無長短亦
 無生死不恃其成即前所謂不雄成也盈虛隨
 時不可一定故曰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不位
 不定也無古無今則年不可舉無去無來則時不
 可止矣大羨即大道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即
 所謂逝者如斯夫變動轉移無時不然何者為
 為何者為不為是皆聽造化自然而已故曰夫
 固將自化○陸方壺云言既如以不生分別則
 不為乎海若答曰以道而觀何者為貴何者為
 賤蓋有貴有賤皆世諦也而有貴賤則貴以臨
 賤賤以承貴相傾相役出門有碍如伊得寬反
 之於道無貴無賤則自寬矣故曰是謂反衍
 者寬義慎毋以世情作見以拘爾志與道為梗
 也故曰無拘而志與道大塞如以無貴無賤各
 足其是伊自少謙施則如人屏謝世緣而
 不施者故曰是謂謙施蓋施則有多有少謝而
 不施則伊多之是謂謙施蓋施則如人屏謝世緣而
 道相背馳也故曰無一而慎道參差然曰無
 拘曰無一則無方之德也故又為之形容曰無
 若國之有君而無私德之無窮而無私則萬物
 無私福泛承翼之而無私係戀無私則萬物齊
 懷萬物孰承翼之而無私係戀無私則萬物齊

曹南句

曹南句

心於為不為之間
固將自化安非而
去化之謂也

○然則一節

即註 伊貴於道以
道者知其无能也
无能也則伊能生
我、自生耳而四
支百體五藏精神
已不為而自成矣
又伊有意乎生成
之後執達斯理者
又法遺過分之知
貴養生之情而乘

變應權故不以物
傷內不以物害已
而常全也故心之
所安則危不能危
意无不適則苦不
能苦也非謂其薄
之者雖心所安亦
不使犯之也察
安危知其不可外
也寧禍福安乎命
之所遇也謹去就
審去就之非已也
不以害為害故莫
之能害矣天在內
人在外者天然在
內而天然之所順
者在外故大宗師
曰知天人之所為
者至矣明內外之

一而長短大小皆非所論矣夫道無終始而物
有死生故將自其不變者而觀之若可恃以為
常自其變者而觀之則不敢恃乎其成而位乎
其形恃成謂居其成功位則謂守其定位何者
四時之序成也功者退去而不可追者年也流而
不可止者時也天地之化消息盈虛如循環而
終則有始以是而論則大象之方萬物之理盡
在是矣且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有動而不度
為無有時而不移者人居大化之中伊所執乎伊
河伯曰然則伊貴於道和北海若曰知道者
必達於理達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
物害已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
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
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
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
位乎德躋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伊謂天
伊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
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
命無以得徇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同絡

林慮齋云

此一問又好言既聽造化之所為則
人亦不况學道矣朱文公問答書中廖德明曾
有此問文公皆不曾答想難言也莊子到這裡
說個權字自是作家又有不以物害已一句愈

分皆非為也德在
乎天恣人在知則
流蕩失素也天然
之知自行而不出
乎分者也故雖行
于外而常本乎天
位乎得矣躡躅而
屈伸言身机会相
應有斯變也反要
而語極者知雖落
天地事雖接万物
而常不失其要極
故天人之道全也
人之生也可不乘
馬服牛乎服牛乘
馬可不穿絡之乎
牛馬不辭穿絡者
天命之固當也苟
天也若乃走作過
分驅使失節則天
理滅矣不因其自
為而故為之者命
其安在乎所得有
常分狗名則也
反其真者真在性
分之內也

呂註

任物自化即
道也河伯不
悟乃謂伊耆矜道
海若告以達理明
權不以物害已皆
知道者之事而非
体道極致至於水
火不害其暑不侵
則体道者固如此
也非謂其薄之言

自分曉看来莊子見道自是親切特讀其書者
看他不破道總言也理事物各有之理也權用
之在我者有道之全體而後有此大用也明於
權者不以物害已知輕重也水火禽獸盜賊四
句着四弗能字却以非謂一句結之看他語脉
盍是下得有力薄迫近之也至德之人固知事
事有數豈物所能害然亦不謂恃此可以薄之
而不能也譬如歿於水火固曰有命自投於水
火可乎下云謹於去就其意愈明亦猶孟子所
謂知命者不立於巖墻之下也察安危定禍福
謹去就便是道心中有人心何嘗皆說聽之自
然莊子到此處伊耆鶻突寧定也天在內人在
外即前篇所謂主者天道臣者人道之意也德
在乎天此言自然之德也而况曰知天人之行
這個知字便從人心上起來本乎自然而安於
其所得故曰本乎天位乎得此一句又屬道心
位居之安也躡躅進退也屈伸進退各循其理
此一句又屬人心發明至此道之至要也理之
至盍也故曰反要而語盍猶孟子所謂將以反
說約也以下數句發得人心道心又更親切牛

察乎安危謹乎去
 就莫之能害則知
 道達理明極而已
 寧於禍福知其不
 可奈何而安之則
 天在內矣察於去
 就則人之所畏不
 可不畏人在外矣
 以是而入德雖未
 能天而不人而德
 在乎天矣知天人
 之行本乎天位乎
 得則出天而之人
 躡躡而履伸交要
 而語極則由人而
 之天也自死以人
 滅天至是謂及其
 真則其於道也豈
 待知之而後哉
 風驅遠浪漸近漸
 激至是而雪浪噴
 薄使人應接不暇
 須臾澄靜則波光
 萬頃一碧涵天人
 之息偽還真中高
 禿湛者有類於此
 夫至德之人由人
 以明天因叔以達
 理察安危謹去就
 物孰能害之然亦
 未嘗恃此而傲物
 也天在內所以立
 德人在外所以應
 用德在乎天則合
 乎神而天居德則
 者也

馬四足得於天自然者不落不穿將無所用此
 便是人心一段事以人滅天以故滅命貪得而
 殉名則人心到此流於危矣三言無以乃禁止
 之辭猶四勿也既知天又知人於此謹守而勿
 失則天理全矣故曰是謂反其真命天理也故
 人事也得得失之得也
○陸方壺云承上言順
 化之中然則何貴于道而必以道物身也以一
 問又甚好不知惟知道者乃能順化故守經行
 權而不失乎已故曰知道者先達于理達於理
 者必明下權謂盈虛消息之理權則所以善
 其用於不窮者也夫入莫不有命而惟順受其
 正者乃為自化若推而約諸吾獲陷奔之中而
 莫之知避與彼立巖壁而約諸吾獲陷奔之中而
 不能契水不能溺寒暑不能害禽獸不能賊豈
 謂與之相薄而物不能為之害哉察乎安危寧
 於禍福謹於去就而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
 在乎天矣天者理而已矣順乎理而達乎權則位
 在乎天德矣位德之要也立德之要也立德之
 得自如此大道之要也立德之要也立德之要也
 文所謂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者說到此處
 則知此老學問活潑之地知經知權無固無我
 以身常在無當哉又發出天人二字見天人相
 荒唐而無當哉又發出天人二字見天人相
 以有成又恐不無以人滅天加以安排造作
 之私急為救轉無以人滅天加以安排造作
 有心而為之有心即非自然之謂命余即
 天也無以得鉤名得謂已德喪於為名者多曰
 無以者不以千金之珠彈鳥雀也三句道理甚
 正孔孟之論不過是也

夔憐絃絃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

增補西華卷之三

卷之十一 外篇

七六

屈伸從世及要語
蓋則勿失其直若
然則知已知人之
道尺矣故河伯心
宜休会而先所復
未也

○瓊隣一節

物之生也非
知生而行也豈知
則生之行也豈知
行而後哉故是不
知所以行目不知
所以見心不知所
以知曉然而自得
矣遲速之節聰明
之鑿或能或否皆
非我也而或者因
而傷其神器也至
人知天機之不可
易也故損聰明并
知慮魄世忘其為
而任其自動蠢動
而不迫送也然其
天機無所與爭斯
小不勝者也然乘
万物御群才使群
才各自得万物各
自為則天下莫不
逍遙矣此乃聖人
所以為大勝也

呂註

蛇之多足於
以多足於蛇之无
足蛇以動其脊脇
而於風蓬、然起

玆曰吾以一足踰蹕而行予無如矣今予之

使萬足獨柰何玆曰不然予不見夫唾者亦

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

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玆謂

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予之無足何也蛇

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

謂風曰予動吾脊脇而行則有似也今予蓬

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

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

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鱗我亦勝我雖然夫

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

音卓(蜚)音斐

林肅齋云

變無角一足而行見山海經玆百足

虫也蛇無足者也自一足說到無足皆言天機

自然之動可謂世間至奇之文中間又以人之

唾喻玆之足此處又妙其末却歸在風上而目

與心兩項却不說此皆文字變換奇而又奇者

也踰蹕一足行之貌也無如矣無似我者也何

可易邪不可變易也有似有可見之像也蓬蓬

增補南華經三注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坤補南華經三言

於北海而入於南

海也則目之繫此

見彼而心之無

所知而無不至

可知也變以一足

為易於蛇以多足為

難於蛇以多足為

天機所動莫知其

然則其難易豈在

於多少有無之間

哉由是知風目身

心莫非出于自然

若河伯之區、計

夫貴賤少多何足

以與此夫風以小

不勝為大勝而人

之目存心之用其

無知而能見之知

知者以制万物之

大勝豈真知也哉

○孔子一節

節註

將明時命之

求諱也時勢適缺

者言無為勞心於

窮通之間也漁父

獵夫烈士之勇情

各有所安聖人則

无所不安矣知命

非已制故无所用

其心也夫安於命

者无往而非道遙

矣故雖匡姜里无

然風聲也指我以手指風也躡我以足踐風也

就風之中又添說个小小不勝大勝愈見奇特即

人衆勝天天定勝人之意小雖不勝而大勝則

萬物孰能出於造化之外哉自然而然而然者物物

不可遠也○陸方壺云夔一足鉉百足蛇無足

自行目則不行而能至狎以形用也心則以神

用而古今宇宙無不周遍說此數重直是構思

奇絕中間噴唾之喻尤非人思慮所及者却就

風上說出個用小勝以為大勝正與聖人能小

能大能柔能剛者向一妙用不說心目便文字

不板樣如半開蓮花妙悟者得之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

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

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

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

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

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

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

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

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

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

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林藹齋云此段只言時命自然非人力所預知

曾南有金平二生

異於紫室間堂也

方註孔子遊匡宋

指西皆勝我也及共知非請辭而退所謂大勝者也

○公孫一節

節註擅一壑之水

而跨時躡井之樂從小鳥之口大之不遊於小非樂然也以小美太故自失物各有分不可強相希效也始於玄冥反於大通言其无所不至也夫遊無窮者非辦察所待非其任者去之可也以此效彼兩失之矣

道者又仰惧焉中間以漁父獵夫烈士比聖人

亦自有理由處矣令其止息不允言之意方壺

云知得之知去声處猶止也制命侯言造命也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

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

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

今吾聞莊子之言汴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

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

公子牟隱梳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

蹈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鼃曰吾樂與吾跳梁

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走水則接腋

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蟹與科斗莫吾

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

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鼃

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

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

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

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

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

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鼃聞之適適然譎規

呂註是非之竟言其所自起得

於是非之所自起是以視竟然為一而知不知以視之注然无所容其喙也黃泉六壘之下太皇天盡然四解南無北夷然四解淪于不測忘乎幽明無方而入於神也无東无西始於玄冥反乎大通則會乎中和出神而形况空虛是已此意之所不能盡言之所不能論也而規、然求之以察索之以辨是用管規天錐盈地之類也

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負山商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造一時之利者是非培井之畫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于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吐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音寒(鉅)音渠(趾)音扶(還)音旋(軒)

林肅齋云

公孫龍當時之辯者也指其名而言

之所以闕之也并畫海蠶之喻都是撰出不知這老子胸中如何有許多劣相蚘井中委虫也蟹螃蟹也坎井之地軒蟹科斗皆周旋其中故曰還軒蟹與科斗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人人如此說安得水旱如此之久信然人類盡矣莊子添個十年九潦八年七旱字便自別了這般等閒處亦看得筆力遒遒猶競競也商鉅小虫也

此蹈也大皇天也下蹈黃泉上登于天言其見
 趣之高遠也奠然即釋然也四解四達也淪於
 不測所入者深也始於玄冥言在於無盡之先
 也反於大通歸於至道也以察察之小明而欲
 窮索之以言辯不亦小乎耶單失行之喻尤佳
 國能耶單國中所能之步也學未成而故步又
 失所以匍匐歸也列子所言魏牟公孫龍與此

全異陸方壺云江與茫同指井壞井也井幹

蛙赴水則以兩腋拍水如接物者然持頤緊閉

其口也以四字分明寫出一個水蛙附小足也

還回頭也蝦水中赤虫科斗蠶子也時行止也

謂九年水而七年旱矣蚤蚤也商距馬也

一登大皇謂窮萬壑深也奠釋也四解四達也

玄冥溟滓之先也大通大道也未丁之夫曰餘

子國能謂彼國之所能去開口也逸外適也

肯直訓其字而已

莊子一節

呂註 莊子不知有
 灰者也而云
 以者以救時之
 利而忘生唯二
 夫之知足以與

高註 莊子辭名以
 神龜為喻昔
 陶隱居畫二犍牛
 以答詔一物寄於
 鞭繩一優游於水
 草亦以意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
 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
 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
 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
 曳尾於途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途
 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途中

高註 莊子辭名以
 神龜為喻昔
 陶隱居畫二犍牛
 以答詔一物寄於
 鞭繩一優游於水
 草亦以意

方註 濮陳地之水也先焉謂先

宣其言也神龜之喻言性各有所安也

○惠子一節

鄧註 按於國中揚兵整旅也

雖之喻言所好不同願各有極也

焦註 管見搜成疏謂搜索國中

鄧註則以搜為搜矣夫鷓鴣得腐鼠而

高案之拙也

○莊子一節

季註 物莫不具乎道則於我也

仲怪性莫不足乎天則於我也何有雖契物我之如此蓋有不期知而知妙理默會神者受之有不能外於其

林慮齋云 注見者注見之先道此意也以境內

累者言欲托之以國也或留骨生曳尾之喻甚是奇特 陸方壺云二大夫先為王先容也竟與境同謂以四境累足下而治之也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

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

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鷓鴣子知之

乎夫鷓鴣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

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

鷓鴣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

國而嚇我耶 林慮齋云 嚇恐奪其食而為此聲也以鷓鴣之嚇

鼠而嚇鳳比惠子以國相而嚇我不知此老何

處得許多好譬喻自莊子而下為文字者無非

竊其机関這一部書天地間如何少得莊子與

惠子最相厚想此事未必有之特戲以相訛耳

○陸方壺云鷓鴣鳳雖也練實竹實也嚇怒其

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

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

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

曾甫有年正二年

卷之二

三十一

故達由是知貧賤
憂戚王女於成則
禍福之機常相倚
伏所以幸世陷於
哀樂之域而不能
自出其能安於性
余之情乎故卒之
於無樂先言是為
至樂至善也也次
載鼓盆而歌觸發
之答皆以人所不
樂為已之樂則其
樂也豈世倍所可
共語哉中叙現化
而化及者肘變而
无思求已而不得
者聞樂而驚憂此
言順化則其樂皆
樂也終論人非到
斷之曰皆出於机
皆入于机大哉机
乎孰弛張是凡涉
形器固不由斯生
死变化循環无極
若悅生而惡死或
樂死而厭生皆滯
於一偏而非樂之
至必也無樂无不
樂无生無不生然
后不為化所役不
為机所運造夫大
衍虛一不用之妙
泯然无際湛然若
存斯為至樂也

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
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
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
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
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
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
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昏昏夕憂不死何之
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
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耶誠不善耶
后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
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
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
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耶
果不樂耶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誣誣
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
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
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
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
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為幾仔請嘗試言之天
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

至樂一節

晉書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一

節註

志惟而後樂足樂是而後

身存將以為有樂

和而至樂无惟所

以為無樂和而身

以存而无憂為據

避處去就樂思擇

此八者莫此以活

身唯无擇而任其

所遇乃全耳凡服

味声色失之无傷

於形而得之有損

於性今反以不得

為憂故愚也內其

形者知足而已觀

其形者自得於身

中而已夫遺生然

後能忘憂忘憂而

是我物貴是我求

也烈士見善矣未

足以活身善則過

當故不周濟躡彼

勿爭唯中庸之德

為然有善无善當

緣督以為經也本

群經之趣其所樂

乃不避死也吾未

之樂亦未之不樂

者無怀而物物耳

夫無為之樂无憂

而已倍以鏗鎗為

樂美善為譽天下

是非果未定也我

無為而任天下之

是非是非者各自

任則定矣至樂活

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

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

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

音存 音阮

林慮齋云此篇乃是以前篇不以物害已一段

推廣言之奚為奚據以下四句言若何而可也

便與屈原卜居文勢一同富貴善奇四等人也

善惡名譽也疾作動而作之也思慮善否為職

事而思其憂也昏昏老而不聰明也烈士為名

譽者也四段本同意皆以物害已者今既說富

貴奇三段了却以烈士一段如此發明變換語

勢以文法效處躡循與逡巡同爭則殘其形不

爭名不成此兩句說破世故為名而至於殘其

形不得謂之善矣今倍之所為以下結前四段

也舉羣趣者言舉世羣而趣之也誣誣然必取

之意可已而不已故曰如將不得已吾未之樂

未之不樂者謂世倍所謂樂不樂我皆未知如

何也此深鄙之之意然我以無為為樂而倍人

反以為大苦也至樂在於無樂至譽在於無譽

而世倍之人孰知無樂之樂無譽之譽乎然則

身唯死為哉存者
 百姓足則吾身近
 乎存也天地皆自
 清寧耳非為之所
 得不為而自合政
 物皆化若有意乎
 為之則有時而滯
 也無從出者皆自
 出耳未有為而出
 之也无有象者无
 有為之象也無為
 殖者皆自殖耳入
 得無為則无樂而
 樂至矣

人處幻境之
 中難遂者樂

不可及得而兼有
 使人安其素分無
 所為據去就于其
 間則亦奚樂乎思
 哉天下所樂者富
 貴壽善厚味声色
 也而美善不可常
 有所下所苦者貧
 賤天惡所求不得
 也苟遊乎物初則
 已從可忘何物累
 之能及今觀夫富
 者之苦身疾作貧
 者之恩慮善不善
 者之憂不亦若
 疎外其形去道遠
 矣烈士之不足活
 身亦從是也故忠

身亦從是也故忠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唯無為可以定是
 非如此數句須識他文字抑揚起伏方見好處
 幾存者言無為則廢然存其樂也請嘗試數句
 乃是收結前語而無為相合而後能化生萬物
 便是無為無不為也無從出者不見其所由始
 也殖生也萬物皆在自然中生故曰皆從無為

殖○陸方虛云從上篇不以物害已透下意來
 無有哉反詰之意言决是有也今奚為奚據正
 詰之詞與屈原卜居說言世世有凶何從同一
 意旨天下所尊者亦愚哉以下言世世有凶何從同一
 斷殺其為形也亦愚哉以下言世世有凶何從同一
 物喪已富者若形動作類多積而不得盡用
 身無有哉竟不之思則其為身也不亦疏乎
 者負以有憂有患之身惜之為形也不亦遠乎
 狻有求為引年之術者其為形也不亦遠乎
 士砥礪名節視死如歸以求自見于天下蓋善
 矣非善之善也故曰忠諫不求自見于天下蓋善
 而勿與之爭以活身之道也而子胥乃爭之以
 自殘故夫名不爭不灰名不爭不灰名不爭不灰
 有哉於此當自决擇可也今世情之所趨與吾
 之所處大率相反吾未識樂樂矣而世倍之所
 世倍何哉故曰至樂無樂世倍而世倍之所
 也至奢無奢烈士之所爭真非名也天下只有
 苦樂二種扭于樂者見樂而不見善將故是之
 無有是處將欲非之而彼不自以善為非故曰天
 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下一轉語无為可以
 定是非蓋無為則无所於樂而不自見其善矣故
 至樂活身者唯無為庶幾可以自然又須要認得
 天以之清地以之寧物以之生然又須要認得
 此無是個甚麼即无名天地之始未始有夫未

身亦從是也故忠

諫勿爭徐有以開
悟之則君無過舉
臣及其哉君臣之
盛也若夫子齊因
爭以殘形亦因以
成名誠有善邪無
有邪觀倍之所樂
果樂和不樂邪吾
以無為誠樂矣而
世倍以為太苦則
其向背可知故以
知至樂无樂則世
倍之所樂非真樂
也至譽無譽則烈
士之所爭非真名
也然後安於无為
而可以定天下之
是非矣故致求至
化哉

○妻死一節

節註 未明而驟既
達而止斯所
以誨有情者將令
推至理以遺累者
也

始有也者故反復而為之詠芒乎芴乎象帝之
先而無從出乎益無則真空無象矣芴乎芒乎
而無有象乎芒即混茫之象芴即物穆之象
我繁殖也天地以無為而生化万物是天地之
無為而無不為也人也天地之心也鳥能得無
為哉知無為則虛靜恬淡而不以苦為樂矣

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

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

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

死也我獨何能無所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

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

雜乎芴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

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

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室而我嗷嗷然

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長上声

林慮齋云形變而有生言先有形而後有此動

轉者也釋氏曰動轉端風便是此生字又曰在

眼曰視在耳曰聽在手執提在足運套便是此生

字四時行者有生必有死之喻也此一段乃是

發歿生一貫之理鼓盆之說亦寓言耳且如原

壤之登木而歌豈其親歿之際全無人心乎若

全無人心則是禽獸也夫子尚肯與之友乎聖

門之學所以全其孝慕者豈不知歿生之理乎

呂註

莊子之所貴則孔子孟孫

才顏氏而其制行

則若子桑子反子

琴張之徒何也蓋

人道之弊天下沈

於哀樂之邪而滅

其天理故救之之

道如此

原壤莊子之徒故指破人心之迷惑者故為此

過當之舉此便是道心唯微不可以獨行於世

所以有執中之訓莊列之徒豈不知此特矯世

厭倍故為此論耳李漢老曰哭子而問大慧以

為不能忘情恐不近道大慧答云子必不哭是

豺狼也此老此語盡有見識其他學佛者若答

此問况是胡說亂道陸方壺云此段正好與

大宗師中子祀子桑戶孟孫才等章參看益尾

也鼓之所以節音無繁焚言焉能不樂然與

世入同情哉形變而有生指知覺運動而言

復仰也巨室謂天也夫莊子鼓盆自世俗觀之

直謂不近人情害羨傷教不知此種无情學問

脫生死輪迴莫不由以韓退之云持披入省中

頤妻妾刺之語不休說及世間兒女態度莊子

直為斯人哉斷思愛煩惱猛于生亦無夫其有

無死法忍教人認取本無來今亦謝何足關

情妄生悲喜古之至人利害不于于心而生死

無變于已只是箇勘得破立得住八風五欲煎

妙不動金剛經世尊道人相我昔為歌利王割截支

體於爾時無有戒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以故

不生瞋眼方於忍辱波羅密中保有進步吾儒

中若曾子易簣子路結纓亦是此等真實受

用自身為然何况外身而觀化者此處生徒

為惠子俯就兩句曰當其始死我亦何能無緊

然以為不達於命故止也徒為方便說法直恐

驚倒惠子若使二子針芥相投直須說個我尚

無我涕從何處認取李問伊處尋李問做方壺

着眼不於此處認取李問伊處尋李問做方壺

外史急為枯出為莊生立此一段公案莊子死

妻令天下萬人來証道又却是外史老婆

讀南華經三注

卷之十一

十一

支離一節

節註 宜伯死者之稱其漢君其伯之

丘灰人墓也其墓在崑崙之墟黃帝所曾休息處因感此人不能如黃帝之昇仙而灰也柳者障柩之柳禮考周人牆置翬注墻

柳衣也支離叔介滑介叔現於墟墓之間意想所致條有障柩之柳出于左手所肘處不祥

而惡之支離叔既惡之又問滑介叔曰汝惡之乎介叔曰予無惡生者假借而已所謂四大假合是也既假之而生則不過如塵垢之集耳何足控搏故灰生常理有如晝夜伊足論懼化灰也孟子且此化者无使土親膚之化言吾與子適墓觀人之灰而觀此不祥灰將及我人有灰則我必有灰又伊惡焉或以柳為楊柳之柳恐

心切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子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灰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林鬲齋云 滑介即是滑稽之意這般名字豈不

是撰出黃帝所休謂帝嘗休息於此柳瘍也今人謂生瘡也想古時有此名字蹶蹶然惡之病中之意也假借者言此身乃外物假合而成也塵垢者言在造化之中至微而不足貴也釋氏所謂四緣假合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其意實原於此觀化者觀萬物之變也化及我者言我將隨造物而變化也前言塵塵然惡之此言又何惡焉前後之語似乎相戾蓋病而惡之亦人情思死生之理而知其本原便是道心為主處陸方壺云柳瘍也味意柳多擁腫故以為瘍瘡之喻假借即依經所謂地水火風四大假合生者塵垢也鮮見末條以段章註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若云我本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絕於遠曠之境矣

於文義不相貫也

○之楚一節

鄙註

舊說云莊子樂於思生斯說謬矣若然伊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於時安死

生死之情既齊則無為當生而憂死耳此莊子之旨也

呂註

原始要終故知生於之說以其一體而已則世之貪生惡死者固非是樂於而惡

此者以世人所病尤在於貪生惡死則南面王樂之說豈無為而言之乎

方註

天生者一氣一氣之暫散生未

又無為而於未又有為者至樂所以全此莊子所以有觸骸不奔南面之樂之言也夫六骸者寓之于身也生則隨氣而暫聚死則隨氣而暫散皆非我之所有我又

曾南華經卷之三

莊子之楚見空觸骸饒然有形擻以馬捶因

而問之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

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

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

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

是語卒援觸骸枕而卧夜半觸骸見夢曰子

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

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觸骸

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

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

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

膚反子父母妻子間里知識子歎之乎觸骸

深矐盛額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後為人

間之勞乎觸音獨饒音樓饒音

林慮齋云饒然空虛而堅固之貌從然後容自

得之意諸子凡子所言也此段只說死生之理

而撰出觸骸一段說也是奇特讀者當知其意

若把作實話看便錯了陸方壺云此自老子

吾無身復有伊患上撰出一段寓言直是戲劇

若真謂莊子有生死歆厭之心則又痴人前說

矣

卷之二十一 小南華經

何自有而有我乎
自有而有我則未
能忘形也不能忘
形則有為也有為
而與物相靡刃則
至樂安能內全與
此髑髏之不欲復
為干人也

顏淵一節

訂註

不可損益故
當任之而已
內求不得將求於
外舍內而求外非
惑如伊不一其能
不同其事者言各
福持

呂註

海鳥之說款
李者深思而
慎出也衝城窳夫
之殊器千里捕鼠
之殊技夜明登暗
之殊性此先聖之
所以不一其能不
同其事也名止於
實則先過實之名
義設於濬則無過
施之義條達則隨
其條之短長而不
求通求通則不達
矣福持則曰其分

魯南南經三注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
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
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
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
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濇也夫不可
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
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已而不得不
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和昔者海鳥
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
樂具大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
籩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
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
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鱮鰕隨行列
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諂
諂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
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
之相與還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
彼况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
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濬是之謂條
達而福持

綆音梗
鮒音彼

卷之十二小第

九

之小大而不过與
過與則不持矣

方註

受命自然不
可功成其俟

小囊詎能容大粟
質定分不可迂造
其狹短頌詎能引
深海鳥之鶩九韶
如齊侯之鶩皇道
也人有貧愚故莫
能一事有古今故
莫能同名實不越
則有條而不塞羨
理達用則衲去而
不充矣

林廡齋云 褚布袋也 綆汲井之繩也 譬力小不

可以任大之意 余與形得於天者 各有一定之

分 不可損益 以古聖人之道 而與齊侯言 我又

未能有以感動而化之 則將有罪我之意 此借

顏子以訛當世遊說之士 鳥之所食 非人之所

食 以人之食而養鳥 違其性矣 此意只是不可

與言而與之言 失言聖門 只是一句 他却撰出

許多說話 徒首迓迎而觴之也 觴飲也 壇音但

與澶 同水中沙澶之地 故曰澶陸 不一其能者

言人才各不同也 不同其事者 言人各事其兩

事也 隨其實之 兩有而得其名 隨其意之所適

而得其理 故曰名止於實 義設於適 益言人各

隨其分也 條達者 直截不費力也 福持者 言福

常在也 持保也 非我所能而不為 過分之事 則

不費力而常保其生 無所患害 其意止如此 陸

方壺云 人或則或言人 既惑于我之言 則將謂

我將不利於彼國 而罪我者 至矣 蓋借顏子以

訛當時之遊士 褚布袋也 綆井繩也 喻齊侯短

小之見 不可遊以大道 說之以鳥設喻 謂魯侯不

可以堯舜黃帝之道 說之若戰爭攻守之事 富

強之術 則彼將樂聞矣 夫物有殊性 人亦宜然

魯侯之不可說 以大道者 其好惡異也 古之聖

人不一人之能 不同人之事 知其命有所成 而

形有所造 不可同且一也 故求實於名 設義於

魯侯南臺 坐王注

卷之二十三 齊侯言

九

○列子一節

部註 未嘗成未嘗生者各以所

遇為樂果養手果
惟乎惟養之實未
有定在也種有究
言變化種數不可
勝計自汙水則為
隘至皆入於机言
一氣而萬形有變
化而无成生也

呂註 遊魂為變无
所不之則百
歲融骸骨可得而
知也刺心而至於

矣汝果養而畏
於乎予果歎而悅
魂之無所不之而
精氣之為物則其
種果有究邪故隘
舟蟻衣陵為一種
也或得水土之際
或得陵屯而生
各不同鳥足蟻蟻
胡蝶舟陵屯亦一
種也或得蘄栖或
以根以葉而其變
各不同鵲撥乾餘
骨斯弥食醢願輅
舟骨亦一種也或
以竈下或以日夕
或以其沫而其生

陳豢則無求而不得之惑矣兩者條達則持福
常在於已鳥有人惑則成之患哉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權蓬而指之
曰唯予與女知而未嘗成未嘗生也若果養
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為隘得水土之
際則為鼃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寫陵寫
得鬱棲則為鳥足鳥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
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
脫其名為鵲撥鳴撥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
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醢願輅生
乎食醢黃祝生乎九獸腎為生乎腐糲羊奚
比乎不第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
生人人又反入於梳梳萬物皆出於梳梳皆入於
梳(音繼) 梳音塞 (寫音昔) 撥都括反 (乾音干)
林廡齋云從見者因而見也權蓬者彼在蓬草
之中權其蓬而指之也生而飲食曰養歿而寂
滅者曰歿却如此倒說皆是筆頭奇特處汝與
若指髑髏也這歡字便是寂滅為樂也種有究
者言天地之間物之生生者種各不同下面把
個至微底說不是以小喻大蓋言雖大無異於
小也便是無細無大無貴無賤之意其意固止

地祇真經卷之三

地祇真經卷之三

地祇真經卷之三

九猷齋芮之於腐

蠶羊奚之於不筍

父竹則不知其種

之所自生也青寧

也程也亦一種也

而馬舟人有自而

生也則物或以无

情相生或以有情

相生或以无情生

有情或以有情生

無情皆遊魂精气

之所為也凡列子

所言則嘗聞見而

知之其所未嘗聞

見者可勝道哉

方註 其生果歟也

極其不歟不生之

理也時列子逆逢

道遠有蚌因指以

論化机蛙感火氣

如此而文字之效絕出千古整齊中不整齊不

整齊中整齊如看飛雲斷鴈如看孤峯斷坂愈

讀愈好列子於中又添兩句便不如他省了兩

句墜者水上塵垢初生苔而未成亦有絲縷相

縈之意但其為物甚微耳鼃蟻之衣即青苔也

水土之際水中附岸處也附岸處倒多而厚故

曰衣衣兩句說了個青苔却又就陵中上說未

陵屯即田野中高處也陵寫車前草也鬱樓糞

壤也車前草生糞壤之中則變而為鳥足草鳥

足之根又化而為齋蟻鳥足之葉又化為胡蝶

鱗蟮蝸也齋胡蝶之別名也就胡蝶下添此

一句尤奇此下又說化生者竈下之虫有化生

者名為鳴掇軟而無皮無殼故曰若脫如今棋

虫然鳴掇又能化而為鳥乾餘骨鳥名也斯弥

虫也口之流沫又化為虫食醯蟻蟻也蟻蟻化

而為頤輅頤輅化而為九猷九猷化而為黃軛

黃軛化則為腐蠶腐蠶化則為齋芮此處以生

乎字省了兩句文法也黃軛九猷腐蠶齋芮皆

蟲名也此意蓋言萬物變化生生不窮無有盡

時也上面一截說了却把個至怪底結殺此是

相胥而生者不可
 駢論胡蝶孰化
 為鴉後仍出形繁
 若脫千日能飛其
 沫為斯弥之虫以
 言小大之化相因
 無窮斯弥至食醢
 以下明有情之物
 觸類而變者芻爛
 山腐蠅也以此乃
 無情化有情如朽
 麥之為胡蝶也腐
 確生羊奚即羊蹄
 菜有情復歸无情
 也羊奚弃不笋之
 老竹比合兩無情
 相交而生青寧形
 似刺蝟倍云敗竹

其驚駭世倍處莫把作實話看羊奚草名也草
 之似竹而不生笋者曰不笋又竹笋則可食此
 不可食也青寧虫也程亦虫也馬亦草名也即
 今所謂馬齒菜馬瀾草也人亦草名也即今所
 謂人參也人面子也分明是用許多草名却把
 馬與人字說故意為詭怪名字前後解者皆以
 為未詳是千萬世之人為莊子愚弄看不破也
 物之變如雀化為蛤鷹化為鳩腐草化為螢鼠化
 蝙蝠何所不有入於机者言歸於盡也出机入
 机即是出入於生也便是大傳也不知其盡也

程或謂程為模稜
 神記秦孝公時有
 馬生人蓋五運六
 气觸物成變難以
 致詰也
江註 觸體至於百
 歲其遊魂之
 所之更而為人亦
 已百歲而死矣若
 化為物則其更死
 更生其化亦不可
 勝計矣而為空融
 骸者方且隳然有
 形存焉列子独悟
 一身之妙而觸體
 又更百歲之變故
 列子指之曰唯予
 與波知而未嘗死

子扶其蓬而指之曰唯予與女知之之道乎而
 固未嘗死也察其本始而亦未嘗生也既未嘗
 生則不當以養為期既未嘗死又何以戚為樂
 乎故曰若果以予為養乎予果以女為散乎如
 以悅生悅死皆為妄念予與若同在大造乎治
 中鼠肝虫臂任其自化舉其化生凡有幾種先
 自濕化者而言得水為化舉其化生凡有幾種先
 初先有者而後生也上文所謂生者假借也
 未免有所假借而後生也上文所謂生者假借也
 假而後生者塵埃也大地塵埃為息所吹浮
 游水上塵相牽如絲如縷其在水土之際兩岸
 欲生之先河中多有此朕其在水土之際兩岸
 之傍水得土氣漸凝漸厚遂有體其色沉綠
 名為毒蠃之衣是曰青苔漸近土生於淺屯
 化為陵焉陵寫車前草名也多生岸傍又名澤
 寫其性利水陵寫而得鬱棲化為烏足鬱棲糞
 壤也烏足亦草名其根化為疥癩而葉化為胡
 蝶胡蝶胥之别名也蓋草化為虫質多蠕弱又
 生於田夫野竈之下者得火之氣化而為虫無

○達生一節

疏不能盡也

即註

生之所無以
為者分外物

也知之所無奈何
者余表事也知止

其分物稱其生之
斯足矣有餘則傷

也守形太甚故生
亡知非我所制則

無為有懷于其間
故弥養之而弥失

之養之弥厚死地
弥至莫若放而任

之性分各自為者
皆在至理中未故

不可免也是以善
也付之日新則性

余及矣奔事則形
不勞遺生則精不

虧所以遺弃之形
全精復身天為一

俱不為也天地萬
物之父母以其無

所偏為故能子萬
物也合成体散成

始而在皆成无常
也也能移者方化

俱也反以相天者
還輔其自然也

呂註 生之所無以
為非所待而

生也知之无所奈
仰知所不能知也

凡形不養者以其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

者不務知之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

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

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

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

形果不足以存生則是奚足為哉雖不足為

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

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

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

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

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

反以相天

林齋齋云生之所無以為者言身外之物也如

人生幾兩履一口幾張匙是也知之所無奈何

者言人力所不及也養形必先以物有生必先其

形此世人之見也然物常有餘而形豈長在形

雖能全而生者有盡故曰物有餘而形不養者

有之矣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雖不足為而

生生之厚不皆在外之不足凡生下者以其動之成地不皆在形之寓生由是知養形果不足以為存生則世奚足為然不可不為者人安能免於為形邪欲免為形者有世而无累無累則正平平則不以形為事而身彼更生得所謂更生者則幾存矣事本不足弃不弃則累於事而形勞生本不足遺不遺則役於生而精虧形全

劉註 生者我之有命者天所制達生之至者足以知天達命之至者未嘗忘人生之所

不可不為者即前所謂物莫足為而不可以不為是也其為不免者言為與不為之中皆不免於自累欲免於自累非棄世不可也棄世者非避世也處世以無心感而後應迨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則我自我而世自世矣正平者心無高下决擇也猶佛氏曰是法平等也更生者與之為無窮也彼者造物也與造物俱化日新又新故曰與彼更生至於此則盡矣幾盡也能知此意則身外之事與其生者不待遺棄而自遺棄矣精復者精神不散于外也合則成體言四大假合而後成身散則復其初也初者無物之始也形精即形神也形神不虧則能變化故曰能移移即變化也體道至此精而又精則可以贊造化矣相天贊天也此兩精字與形精字不同反猶還以事之之還也

○陸方壺云情實也此夫人莫不知生之當養而一有徇物之心非養也故唯達生之情者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竟不務其無以為者以為養夫人莫不知命之當安而一有僥倖之心非安也故唯達命之情者則順其自然而不務其知之無可柰何者以倖免何者嘗試論之養生必先於形形者必先於物物或富貴而天拆則物有餘而形不先於物矣有則形不離而生之來不能却生之去不形之所以為形者也

增補南華經三言

卷之十二 外篇 道生

十五

无以為而已之則
凡可已者皆不為
也知之所无奈神
而安之則凡可安
者無求於外也不
求不為非道合矣
然人之形於世
之有大累常相纏
而不相離也且形
非道也世非我也
而累在乎物耳以
理觀之於斯三者
累易遺也累可去
則世於我也何有
世可弃則我于形
也何羨不有於世
不羨於形則達生
達命也至矣

○子列子節

高註 其心虛故能
御群實至境

故无不可耳非物
性可之物与物何
以相遠唯无仁者
独遠耳同是形色
之物未足以相先
常遊於空非物所

可稅悲夫此形若傳舍耳世入但謂養形足
存生而養形之果不足以為也而有不可不
物致養為哉雖然不足為也而有不可不
在焉不可不為則其為不免矣焉有求則
而得免於累者乎何者有身則有求有求
善故朝夕則思養寒暑則思裘葛俯仰則
事畜交際則思往來亦人之世之所不廢者
為形之累則莫如棄世棄世者斷緣簡事損
又損而不以世情為念也夫棄世者必無累
恬淡以寂寞死如為而後與道相應如是則
如是則正平如足則與彼更生如是則幾矣
者世無人生之厚故不正不虛靜恬淡寂寞無
今也便死他不得更得箇法身的道故曰則
造化則死矣事足棄而後生矣足遺其形故
更復自答云棄事則形不勞其生不益其生
詞也遺生則情不厚其生不益其生之謂精
事即老子所謂不勞其生不益其生之謂精
虧則精復矣形不勞則形全矣天地之所以長
不與天為一乎何者天地與我本同一氣如
母然氣合則聚而成形天未始不為人散
則返于無始人又未始不為天也雖曰成體而
虧者多雖曰成始而反始者鮮矣故唯形精
不虧之人乃能入無出有而生變化喻如以火
傳薪薪雖盡而火莫之能窮故曰是謂能移
移則與天為一矣精之又精則不唯合天而反
以相天相天而反以相天則聖修之能事畢矣
生身也人而反以相天則聖修之能事畢矣
段所論甚有至理
不可草草讀過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
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及於此關
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
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

高註 其心虛故能
御群實至境

高註 其心虛故能
御群實至境

高註 其心虛故能
御群實至境

制也。在乎不淫之度。止於所受之分。也。藏乎无端之紀。冥然身變化日新也。操乎萬物之所終始者。物之極也。一其性。飾則二矣。養其氣。不以心使。之合其德。不以物。离之。万物皆造於。自尔。若醉者之墜。車失其所。知非自。然無心也。聖人藏。於天。則不闕性分。之外。故曰。藏于將。鏘鏘。非仇。為用。然。報仇者。不事折之。以其无心也。飄落。身之。總。由。其。情。也是以。天下平。均。凡不平者。由有。情也。无情之道。大。矣。不慮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感。開人。也。然則。開天者。性。之動也。開人者。知。之用也。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忘。餘。斯德生也。知用者。從感而求。勤而不。已。斯賊生也。任天。性而動。則人理自。全。民之所。愚偽之。所生。常在於。知用。不在於。性動也。

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一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郊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歿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選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讐者。不折。鏘于。雖有。忤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音際

林慮齋云。潛行不窒。嘿運而無所障。碍也。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如御風而行。是也。純氣之。守。守元氣。而純一。不雜也。知巧。容心也。果敢。容力也。言此事。非。容心。容力。所可為也。此語。似為。迂。闊。而實有。此理。看。今。伏氣。道人。便。可見。貌象。声。

江註 至人不商於直者也真在

卷之十一 外篇 養生

四十一

內則乃物孰足以
易之此所以入水
不濡入火不熱登
高不慄者也閔尹
以謂至於此為純
氣之守蓋統也者
謂其不虧其神也
不虧其神是所以
為真也彼智巧果
敢有心於勝物也
內藏猶慮外恃盛
氣雖一節片體將
不容於天地之間
水火豈復可近哉
唯統氣內守則知
見旋復現听內藏
莫知其為水火每
之為一體矣此其
謂之色者凡物自
无而生有又始於
流動而生色太素
具而形質始著太
素狹不及於太始
又安能至乎先哉
唯物之而非物者
然後足以至乎先
老子所謂有物混
成者是也有形者
皆屬造化造乎不
形則止乎无所化
矣得是道而穷尽
之者离形超化至
乎物先哉絕是非
雖独不足以立命
矣夫甚易知甚易
行不遠万物自然

色謂有形迹也萬物之物皆拘於形我若有迹
則與物同耳則何以至乎未有物之先人之局
於一身而不能見乎萬物之始者皆是以迹自
累故曰是色而已色即迹也貌象声色上面本
有四字到此即舉其一文法也造物者無形故
曰物之造乎不形無終無始一而不二故曰止
乎無所化化易也言其無所變易也得是而窮
之者造物之理也言得此造物之理而窮盡其
妙則去乎有物之物遠矣故曰物為得而二為
淫亂也不定也不淫之度一定之法度也無端
之紀無物之初也紀即理也萬物之所終始造
化也一其性純一不雜也合其德渾全不離也
與造化為一故曰通乎物之所造曰天曰神即
此理之在我者也無卻無間也在內者既全而
無間則外物奚自入焉選物而不懼言雖為物
所選觸而其神不動故不惧也醉者墜車之喻
極為精密藏于天故莫之能傷即前篇不以物
害已一段所謂無為是也鑊干傷人飄瓦中人
而人不怒者以其物之無心也此二句即是無
心之喻其言盡有理天下平均者言行於天下

易之此所以入水

易之此所以入水

易之此所以入水

之數者不深之度也迎之不見其首
 隨之不見其尾者無端之紀也行乎
 萬物而万物待之以消息滿虛其際
 不可終者遊乎方物之終始也一其
 性則不貳養其氣則不耗合其德則
 不散若是則能上存造物者遊是通
 乎物之所造也通乎物之所造則能
 天矣天則神矣其天守全足乃其神
 之无卻也其神無卻則純氣之守固
 矣物奚從而入之夫物生形以成神
 形不泯神不能自生神不泯形不能
 自成神故不虧其全其或虧者以有
 知也形欲不傷其完其傷之者以连
 物也然神生形者也愛其形者神未
 又守舍其神則物莫之能達矣醉者
 之於車乘墜皆莫之知神之所以全
 也神全則死生驚懼不足以動其
 中雖墜車也祇能傷其形而不能傷
 其神也此所謂犯害身人異故雖疾不

無好惡也爭則有攻戰殺戮之事我無心矣無
 而爭矣又安有此事哉人之天猶有心也天之
 天無心也開明之也德生者自然之德也開人
 之天心猶未化心未化則六根皆為六賊况外
 物乎不厭其天言不棄其天理也不忽於人言
 人事之有為者未嘗忽之而不為但為之而無
 容心耳如此則近於真實之理幾近也
 行不窒入金石無礙也蹈火不熱跨火不焦也
 行乎萬物之上乘雲氣挾日月履虛空而遊
 宴自如也蓋至人純守元氣而成身外之身故
 能如此若但以懸絕若此而足以至乎其先
 則不通何物之先絕若此而足以至乎其先
 即未始有物之先絕若此而足以至乎其先
 純氣之守者乃能以真攝真而成出於無
 妙用若是色象而已則又何能至是乎哉夫物
 有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者得而窮之則
 所謂未始有物焉為者至人之所守此而巳
 之之道唯處身于不淫之度而藏神乎無端
 紀以通乎萬物之所造而巳淫其性養其氣
 德之度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常藏其神於
 淫之地動靜不能倪其介鬼神不能測其機
 曰無端之紀即此無端之紀莫不由此造化
 品彙之樞紐出入之機莫不由此造化之根
 之終始一其性出入之機莫不由此造化之
 氣子母抱一其性出入之機莫不由此造化
 不分之象天者無物之所由以造者也德通
 則天者全而神無所卻矣焉得而慄之也哉
 得而熱之萬物之上又焉得而慄之也哉
 觀夫醉人乎墜車為矣而不死蓋醉人醉矣
 犯害與人異者其神全也蓋醉人醉矣
 亦不知墜亦不知死生驚懼不入乎胸中是故

增補神書卷之三

卷之三

十六

其也夫其淨全於酒徒以洗酒而迷其知尔非知而忘情也至於不醉則其知歷然不復須臾之忘矣故雖不飲而徒有疾也若其知之無知則水火狎不能焦溺况於墜車邪以全於天者斯物之莫能傷也聖人藏乎是所以為長生又視之道

○仲尼一節

【註】累二九而不失者不錙銖之問耳累三而不墜所失愈少累五而不墜停審之至乃無所復失如身若柁株拘執臂若槁木之枝不動之至也仰為而不得者言遺彼故得此也

呂註

李承嗣於累九者九之為物可轉而反莫墜為反能累之而不墜則其處身之定執臂之審用志之不分可知矣以是

雖選於物而不惜以神全故氣全氣全故雖病而不死彼神全于酒者尚然而况神全於天者乎天只是個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聖人藏神正藏於此然前曰守氣以曰藏神藏神所以守氣也刃殺人乎操刃者殺人乎復仇不折鎔于仇在而不在物也伎心不怨飄瓦亦復如是言以者見死心者之無心則天不取忤於世也使人皆如鎔于飄瓦之無心則天不取忤於世也使人皆如人之慘乎修道者知無心則天不取忤於世也使人皆如其自然之理也開天者德生開天者德生開天者德生其天德之真賊謂加以人為之害天以理善吾生而吾賊之則自絕于天矣吾詩此理以為生而不能全之則自絕于天矣吾詩此理以為於人不能全之則自絕于天矣吾詩此理以為於天上一段為是

仲尼造楚出於林中見病僂者承蜩猶掇之也

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病僂丈人之謂乎

林鬲齋云承蜩持竿而拈蟬者也累丸於竿首

自二至五而不墜則其疑定入神矣部象下兩

而承調所以徒撥之也夫以蟬翼輕迅而取之徒撥則進乎道矣豈智巧之列故曰我有道也蓋方其處身若撥株拘執臂若槁木之枝則內忘我矣不以方物易調之翼則外忘物矣物我兩忘奚止可以承調乎故孔子謂其用志不分乃疑於神也志分則神耗志一則神全所謂純氣之守如是而已調之為物舍卑趣高潔其鳴以時不食而死求得其神之道者是所以托之承調也

顏淵一節

高註 物雖有性亦須教習而後能習以成性遂若自然耳視淵若凌故視舟之覆於淵送車之却退於坂覆却雖多而不以經懷以其性便故所遇皆閑暇也以注觀之所安愈重則其心愈矜夫欲養生全內者其唯

个停審字亦自好撥株拘今所謂木椿也撥椿也株木之名也拘定也想古時有坎三字不反不側只是凝定之意當承調之時其身如木槩而不動其臂如槁木然其心一主於調而不知有他物純一之至也用志不分其志不貳也凝於神凝定而神妙也此雖借喻以論純氣之守而世間實有此事今世亦有之但以為技而不知道實寓焉病僂背曲者也
陸方壺云調小人也以竿黏蟬曰承撥手取也累彈九於竿首至二至五而不墜則神定而視審從可知矣以是審定持竿故能承調而不失又當承調之時外林欲直內志欲靜身如株槩之拘臂如槁木雖小技而亦有妙理則嘗問之粘物者彼言最忌手顫竿頭搖動則物驚而走總之疑定而詳審可以得志於物矣其語意正方以同孔子聞其言而喜其有近乎道也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病僂夫人之謂乎引此以明藏神守氣之用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操舟可學耶曰可善遊者教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

无所矜重乎

江註

水負舟者也

舟而不能李其為

津人不能及其巧

也有習于水湧於

而津人之妙可俾

矣蓋不習於水方

惕然震悸唯沉溺

之是虞尚仰舟之

能操邪是以輕水

者可致忘水者數

能若夫沒人則未

嘗見舟而便操之

也未嘗見舟則非

特忘水抑亦忘舟

矣是以無往而不

濟人於無難之地

也唯有道者斯能

輕忘世故出沒万

變之中而未嘗有

所困則其於濟世

也暇矣所要愈重

則其心愈矜心矜

則智憊而巧喪夫

巧在我物在外既

已巧矣以有所矜

而拙尔曷亦定其

内外之分等黃金

為瓦甃則无往而

不巧所要者亦不

能舍我矣然以終

不可強為也雅有

道者其為出于自

然耳且其始也巧

曾補南華經三注

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

暇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殯

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内

拙
數音

林庸齋云觴深淵名也將拍浮者也沒人泗而

入水也善沒之人視水如平地則不學而能操

舟矣覆却萬端而不動其心故曰不入其舍心

者神明之舍也注射也射而賭物曰注王欽若

曰以陛下為孤注即此注字以瓦為注則全無

利害輕重之心以鈎帶為注則已有顧惜之意

矣以黃金為注則愛心愈重而易殯矣矜憐惜

之意也射者之巧其心本一而有所顧惜則所

重在外而内惑矣惑則雖巧有時而拙矣既答

其問又以以喻結之不特二喻皆盡天下之至

理看他文勢起結亦自奇特

陸方壺云此亦用志不分之喻

深至深之淵也游浮于上也沒汨于下也

徒知有水但與之相忘耳沒入則不見有水如

無不利也故謂人不待見舟便自能操

也注射而賭物也鈎帶鈎也殯與憐同矜者矜

惜之意有所矜憐則志分矣故重外者内拙信

與巧字對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賢學生吾

其終也拙是以巧而拙如俾其智巧不存則莫見其所要之輕重而遇事未又不巧也則世倍之所謂巧者不乃為大拙者乎

呂註

觀操舟金注之說則形全精復者非弃世遺生至於其神无卻不足以為此

田開一節

節註

李生者務中適守一方之事至於過理者皆不及丁會通之

也雖後者去其不及也藏既内矣而又入之過於入也陽既外矣而又出之過於出也若槁木之无心而中適是立也三者若洋其名又蓋名又蓋而實相當者也夫陳中十殺一人便大畏之至於色欲之害動之於地而莫不冒之斯道之甚也

呂註

單豹則所謂形不离而生亡者也張毅則所

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筆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内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内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内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况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手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單音善

林庸齋云

拔筆掃帚也拔猶根拔之拔操拔筆以侍門庭供弟子灑掃之職也牧羊本聽其自然若行者在後而不逐其群則鞭之此意便是循天理而行亦必盡人事也單豹隱者而見殺於虎張毅往來富貴之家雖無虎傷之患而胸

謂物有餘而形不
養者也豹則入而
藏殺則出而陽皆
有心而為之柴立
則无心中央則非
其後者也

一羊已前行者
不須鞭唯其

在後者鞭之以喻
既養其內者不必
更用工于內但當
養其外既養其外
者不必更用工于
外但當養其內柴
立者如槁木之立
也柴立其中央者
不出不入也

Blank columns for marginal notes on the left page.

中狂燥以內熱而自殞皆在人存未盡者不可
委之天此段於學道者已分上最為親切推此
則知莊子前後說天道人道之意先設喻後以
二事實之文勢亦奇無入而藏不專於主靜也
無出而陽不一於動也柴立無心而立之貌其
形如槁木是也動靜無常不倚一偏故曰立其
中央三者言上三句也盡此三句則可名為至
人矣故曰三者若得其名况盡盡至也以畏塗
喻衽席即蛾眉伐性之斧之意以示人窒慈之
戒也莊子此語雖聖賢聞之亦况為之首肯此
亦異端之學乎草以為篋謙已言不過師門糞
掃之人何得有所聞也養生如牧羊擇其後者
而鞭之蓋以羊性剛很悅草不鞭其後則必有
亡失之患喻如養生者又須頭首顧尾謹始慮
終世出世法莫不如以若徑情直行而无戒備
之意隨風彼靡而無恬退之守則內傷外患在
所不免故引二子以為不鞭其後之戒大抵養
生者又知乎道知道者又達於理達理者必明
乎權故引孔子之言以為律令無入而藏无出
而陽柴立其中央蓋入而藏則有心於止而无
心於行矣出而陽則有見於動而无見於靜矣
豈知至人之道卷舒無定動靜惟時無心而立
其中央柴者無心於中也三者俱得而人之道
於入也中亦無心於中也三者俱得而人之道
至矣為至人不亦宜乎故曰其名又盡盡至也
高門大家也縣薄謂懸惟薄于門首閭闔之小
戶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宴安鴆毒不可
懷也其如人不知戒伊哉
意民不畏威大威至矣

祝宗人節

方註

豚植陸氏音

篆植從車所以載極聚當作藪才官反樸當作藪力九反謂殯於藪塗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撻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雕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聚儂之中則為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者何也

說音稅撻音患死九蒸反豚音篆

林肅齋云

玄端冠也撻芻養之也尻猪之後也豚猶篆也楯机也机之有文者曰豚楯儂曲也

節註

為龜謀則頭曳尾於途中

不頭晉骨而貴為彘謀則頭食糠糟而措牢筴不頭加有尻乎彫俎之上意謂逆性命之理以居富貴不若順性命之理而樂貧賤莊子自喻以龜而喻世人以彘其意可知矣

桓公一節

增補音義卷之三

卷之三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

謂善喻 禮方壺云祝宗人祭祀之官也玄端錯舍置也豚楯案之有縷文者聚儂筐筴也言使生有富貴之享而或身遭戮辱陳之豚楯之上冥之聚儂之中亦甘心焉統上一二喻皆為以物害已者設所異彘者何也一句詰得甚軟美令人有深省之處

陸註 談詒倦怠失
魂之貌忿瀆

鬱結也沈水汚也
煩壤戶內糞掃之

餘穢也履聲雷聲
皆鬼名也倍阿鮭

名洪陽西北方下
之鬼名也蓋鬼性

暖昧其在戶內則
擇幽暗之所而躡

踞于地下又至阴
之氣游漫周匝化

為鬼物寄於人間
溝灶戶隅水丘山

澤仰地无之亦理
之无足異者不可

謂子不語怪而廢
之考李注諸鬼皆

有形也譬如如美
女而衣赤衣倍阿

狀如小兒長尺四
黑衣赤幘大冠帶

劍持戟洪陽豹頭
豹尾罔象狀如小

兒黑色去爪大耳
長臂舉狀如狗而

有角文身五采變
狀如鼓而一足傍

皇如蛇兩頭而文
五采委蛇則皇子

所言者桓公所見
未又是此而欲伯

之心則公素所蓄
積故一聞此言則

輾然而咲瞿然而
起長駕遠馭之心

席卷併吞之氣翁

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談詒為病

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

鬼惡能傷公夫忿瀆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

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

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相公曰然

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窺有髻戶內之煩壤

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蟹躍之西

北方之下者則洪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萃

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

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轆

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

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相公鞮然而笑曰

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

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諛音熙詒音怡惡音
烏瀆音畜髻音詰鮭

林孺齋云此一段與杯蛇之說相類但此說較

奇特談詒猶今嘔噦之聲氣逆之病也忿瀆即

鬱結也病在身之中而當其心今人所謂中管

之病也沈溝渥之中也履神名也髻亦神名也

煩壤糞壤也雷霆亦鬼名也倍阿鮭蟹屋中東

然勃然何病不已
 何崇不消若皇子
 可謂善解人意者
 矣按桓公萬乘之
 君田而見鬼其心
 真有不能釋然者
 故談詒而病皇子
 謂其自傷誠是也
 急為解之若說無
 鬼彼已見矣多
 說不在之處皆
 有鬼物猛將他心
 中所至頭者微以
 一句挑動曰見之
 者殆乎霸於是桓
 公便舟坐談不終
 日而不知病之去
 已此個意思分明
 迎合桓公也

北方之鬼名也洪陽室中西北方之鬼名此以
 上言人家中所有鬼物之名罔象水中之神名
 也彷徨野中之神名也委蛇大澤中之神名也
 桓公所見者在澤故獨問委蛇之狀桓公始疑
 為妖故懼而為病今日見者况霸故喜而病自
 去矣蹶然忽然而咲也此事之喻又與見豕負
 塗載鬼一車者不同然聖人既以此語入之文
 辭則是世間况有此事亦不足怪也郭子玄云桓公因
 疑而致疾告教以妄而止妄則知鬼之有無由
 心之起滅而心有好惡又人之妄情也妄情法
 則好惡得其真本心明則起滅不由彼今人之
 逐妄喪真皆見鬼而生疾者皆教之言也
 瓦出而心痛除弓影去而疑病愈之類也據所
 載鬼名似涉怪誕然孔子家語亦有罔象之
 說左傳新鬼大故鬼小史記滴池君獻璧之事
 則鬼不為無有也但陰陽各得其所兩不相傷
 足矣經云天下有道其鬼不神

焉得喜而不咲矣
 雄傑一語投機
 便肝胆相照見非
 真見兆非真兆特
 欲鼓舞一時之人
 心而成伯業耳豈
 知九合之功成此
 一語外史看莊子
 到此亦發一咲真
 見英雄欺人又長
 一番見識

紀消子節

張註 此以養雞喻
 養生虛憍特
 氣無實而自矜送
 應响景接悟之速
 也疾視而盛氣求

紀消子為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
 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響
 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
 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
 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音
 林鬪齋云聞響而應見景而動則是此心猶為
 外物所動也疾視而盛氣言其神氣已旺疾視

教而必已之勝也
雞雖鳴而已無變
則彼命敵而我
應忘勝有矣至於
望之似木雞異雞
無政應則知德全
者非但已无心乃
能使物不生心以
養之至也

節註 以章言養之
以至於全者
徒无敵于外况自
全乎

焦註 雞已乎當後
列子作雞可
聞已乎莊文脫畧
耳

○孔子一節

節註 磨翁而旋入
者齊也回伏
而涌出者泪也從
水之道而不為私
為任水而不任已
也此章言人有偏
能得其所能而任
之則天下無難矣
用乎无難以涉乎
生之道何姓而
不通哉

張註 呂梁在今彭
城郡尔雅曰
石絕水曰梁始乎
故者故狹素也任
其直素則所遇而

習南齊書卷三十一

而不動初言虛憍而恃氣則其氣猶在外此言
疾視而盛氣則氣在內矣疾字有怒之意即直
視也却與匹夫按劍疾視不同望之似木雞則
神氣俱全矣此言守氣之學借雞以為喻耳陸

方壺云以亦疑神守氣之喻已乎言已可用乎
虛憍昂頭傲視之狀見而欲開也從應獨影未
見而尋閉也疾視而盛氣雖不開而欲開之意
未忘也又十日而似木雞則神凝而氣全矣故
應者反走望風而潰古之立大德養大勇者未
始不自疑神守氣中來而又不可輕試又須
養之又養以待其全然後動無不利故承蠅而
至於累五養雞而至於逾月以等說話真可印
証學問嘗觀伏乘所行得阿釋多羅三藐三菩
提者動經百千萬億那由他數若乃十二神符
方成藥化九年而壁乃證真空聖神之能事豈
一朝夕之功所能至哉
神林有云卷還生滴下
蹠士道之佩帶者可也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
鼉魚鼈之所不能遊也見一丈夫遊之以為
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極之數百步
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
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
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
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
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
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

安也長乎性者順性之理則物莫之

呂註

不可知謂之命也由于性命之理亦齊俱入舟汨借出後水之道而不為私徒可蹈也至於電電之所不能遊則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宜其无所蹈而不墜也生於陵而安於陵為故之則非出於性而人之所為也長於水而安於水為性之則其所偏能也苟無其性而習之則能之不至人所不能及也

梓慶一節

高註

祝公朝若無則跋慕之心絕矣巧專而外滑消性外之非去也必取材中者然後加手焉以天合天不離其自然也此則因物之效故疑是鬼神所作耳

而安於水性也。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齊舟

汨音

林廩齋云

此段亦與前言操舟意同並流汨流也故本然也孟子曰言性者故而巳矣性命自然之理也齊者水之旋磨處也汨湧汨處也出入隨水上下也從水之道而不私順而不逆之意生於陵則安於陵長於水則安於水皆隨其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性命三字初無分別但如此作文耳若以生長字強求意義則誤矣

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

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

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

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

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

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

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

劉註

杵人名慶鏹

名敵象伏虎形皆
有二十七齒齧未
崇耗氣虛一而靜
也不懷慶賞爵祿
忘利也不懷非譽
巧拙忘名也忘吾
有四支形體則神
全而方天為一故
能視公朝若无而
外事之滑心者消
然後入山林觀木
形并鏹合者然後
加手而不強求之
推已之天以合物
之天以器之所以
疑於神也

呂註

器之所以疑

神者猶如此
則外滑未消而欲
遊乎物之所造者
不可得至矣

東野一節

呂註

稷之御至善

矣而不能无
敗於馬力既竭之
後則為道而務乎

魯南南華經卷之三

成見鏹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
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歟

林慮齋云

鏹似夾鍾以雖注家之說然鍾以金

為之豈削木所能成哉愚按大觀類篇曰鏹鍾
鼓之拊也是乃笏簾之類所以縣鍾鼓也笏簾
之形為鳥為獸刻木為之查其精巧考工記中
可見鶩允鬼神言精絕非人所能為也耗氣者
氣不定也齋以靜其心而後定不懷爵祿不懷
非譽忘其四肢謂純氣自守而外物不入也無
公朝者亦不知有朝廷矣唯其如此故我之巧
心專而外物之可以消亂吾心者皆消釋而不
留入山林觀天性觀木之性也木之形軀各有
成象皆若見成者然後取而用之加手取也以
我之自然合其物之自然故曰以天合天

云鏹鍾鼓之縣兩端多有刻縷鶩若鬼神者疑
其精巧非人所成也蓋工人亦知疑神守氣之
道而不敢以輕試又待五日七日墮其支體
點其取明然後內巧專而外滑消又觀山林有
自然象形之木如成鏹然者然後加手取而削
之是謂物各付物雖曰加以人為而不知皆出
於自然故曰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正在
於此與上後水之道而不為私亦是一意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
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鈞百而反顏闔遇

卷之三

三十一

生之所无以為知之所无奈何者亦无自而成矣

方註

御中規繩如組織文綉使

之回还如鉤百往百反皆復故迹也韓嬰曰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不穷其民故无逸逸馬之之蹶敗由策御之过分民之知竭由政教之苛察故達命者不務知之所无奈何也

高註

執事如舜兩

成文於彼偷善御者執事於上而馬調於下也鉤百謂圓驅而不止故知其必敗力竭而求則非唯馬敗人亦勞只矣

工倕一節

高註

雖工倕之巧

言因物之易也

呂註

工倕旋而蓋

規矩言任指之旋而蓋乎規矩

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林慮齋云

六變如組織而成文也御之巧如織

熒故曰文弗過鉤御馬而打圍也鉤百而反言百轉也馬力竭而馳之不已御者雖巧况敗人之自用又豈可過勞其神乎此一喻盡為端正

○陸方壺云中繩言直也中規言圓也文弗過言雖組織之文不過如是使之鉤使之圓而驅之以百為度復蓋承命而馳故敗而無罪求狃責也夫精神為用大矣大用之則竭造父不窮馬力蓋有見也稷雖善御而力百鉤責馬可乎故敗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

林慮齋云

到此又散說數句倕為共工故曰工

倕旋轉也以手旋轉畫而為圓也言工倕制器之時旋轉其手其圓便如蓋然自中規矩考工記云蓋之圓以象天也蓋乃至圓之物故取以為喻非謂其實為蓋也如吳道子畫佛像圓光只一笔便成遂入神品即此類也器圓不用規只以手畫之其技亦神矣指手指也指與物化猶山谷論書法曰手不知筆筆不知手是也手

蓋則其盈舟之合而不露也指物之相澤若化之自然不待心之稽考而后合乎方圓也夫唯如此則其靈臺一而不極至於忘足忘要心忘是非未嘗不適者此其不以心稽之證典

○忘是一節

節註 百體皆適則都忘其身也

是非生於不適耳所遇而安故無所變從是知識適者從未適也

劉註 忘是忘要末也心忘是非

則本亦忘矣况於末乎内外在我所遇皆然自適而常適乃死適之適工儒之妙亦從是也

百有奇卷三三注

卷之二十三 忘

與物兩忘而畧不留心即所謂官知止神欲行也故曰不以心稽稽留也或曰圓則中規伊以曰矩殊不知圓之中自有矩圓而不中矩非圓矣今匠者削木為圓必先取方便見規矩不相離之意所以曰規圓生矩靈臺心也一純一也不極不拘礙也陸方壺云此言純熟自然之謂從心不喻者工倕制器不用規矩只以手旋物上自圓而成規曰矩者具言成文耳彼時指與物化全不留心故曰不以心稽雖不以心稽而心亦未嘗不在但一而不受其極耳使其用志一分則雖熟而亦不能成規矣大抵事問最而分心又怕有心分心則雜而不精有心則物而不化故一而不極者乃能入妙看

林庸齋云 適安也足安於履要安於帶若無物然故曰忘足忘要會從造也造道而至於適則

內境純一而無所變雖與物應接乎外而亦不知其所從事者矣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言義則併與適亦忘之也譬如足初躡履見其恰好則知有履之適着之既久不復有初時見其恰好之意是忘適也此以人之常情而喻乎道須

卷之二十三 忘

三三

○有孫一節

節註 忘肝膽遺耳
目關射自然

自體究便見得莊子盡物理處
○陸方壺云上
又說个忘字忘則入于化矣故物非難而忘
物為難然非謂其與物相絕而後謂之忘也
離於物而與之相適則自忘矣故優適則忘
帶適則忘要心適則忘是非境適則忘內外
之時象大矣然而有所適有所不適非適也故
始於適而未嘗不適者斯則忘適之適也
適而後能入于化矣此是李問進到盡處
所謂忘於適者是也適於何者適於足者未
於要適於順者未以適於逆故唯忘適之適則
自無所不適矣以便是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之
意然又須知適與忘自有先後如人適我意與
無物不忘
方為效耳

也凡非真性皆塵
垢也凡自為者皆
死事之業也率性
自為非特而為之
任其自長非率而
長之以為養鳥各
有所便也此章言
善養生者各任性
分之適而至矣

呂註

此篇之旨任
乎存生以至
神全精復升天為
一若孫休之所為
則及之者也其聞
斯言也不能無憂
驚眩視而不收飲
食故終之海鳥之
說云

有孫休者踵門而許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
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
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
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
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仿
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
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
污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
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
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
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嘆弟子問曰先生
何為嘆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以至人之

褚註

樂天知命故不憂勞理尽

性夫何疑若孫休之所云其於天命理性之說大有徑庭矣故扁子告以至人之行忘肝膽則內虛遺耳目則外靜然後彷彿乎塵垢之外凡人世有為事迹皆塵垢也能離乎此則行住坐臥莫非無事之業所謂出世世間矣何為可恃乎長可宰邪今汝飾知修身昭若日月以覽世間之胸臆

方註

全生之道非至人莫能

知之非至人而方語全生之道是莽鳥以太牢九龍耳安能無驚邪此扁子所以慮孫休之惑也夫莊子之作此以資世倍未悟全生之理也而世倍者未可卒告之以全生之道故終於扁子之所嘆而寓其意也

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啟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鼈以車馬樂鷄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賓音賓 說音悅

林齋齋云賓於鄉里擯棄於鄉里也明汚自別於汚俗也飾知驚愚俯身明汚言其有心求名以自異也若揭日月著其名也彼固惑而來矣彼之來本自惑非先生惑之又何罪於我款啟小孔竅也言其所見之小也寡聞學之淺也其見本淺吾語之太高彼安得不驚疑自惑乎此意蓋訛當時之學者以其所見者小而未知大道也食以委蛇言使之自得而食也委蛇自得也鳥養之喻已見至樂篇

陸方壺云說謂以異事告於子扁賓擯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棄也忘其肝胆遺其耳目墮支黜聰之意塵垢
之外虛靜恬淡之境也無事之業寂寞死為之
道也為而不恃長而不宰雖為而為之以不為
也波固惑而未言彼固懷惑而未非先生惑之
也食之以委蛇言使之後容自得而食也歎乳
也故開也言所見者小也鼯鼠鷄鶩亦借物
以鄙之也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